

戲劇春秋叢書之二

風雨歸舟

四幕劇

田漢 洪深
夏衍 合著

集美書舍總經理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854.63
478-70
3

舟歸雨風

作合·衍夏·深洪·漢田

(劇幕四)



3 0614 4142 8

• 二四九一 •

二之書殿秋春劇戲

A073196 ~~渝658~~



本社啟事：

一、本劇不許翻印或選印。

二、本劇保留上演權，如欲排演或改編須得

作者

者之同意。

三、如欲排演或改編，可由本社轉函作者。

人物

——以出場先後爲序——

陳毓芳
阿梁
馮海倫
李太太
朱劍夫
張志雲
蕭楚安
白蓉
林諫

王少雲
楊海清
阿華
匪帥爺
露茜
謝太太
蛇王何
吳美成
梁瑞華

梁阿盛
打手甲
打手乙
阿差
印捕
海員A
海員B
旅客A、B、C
其他旅客



(渝)

第

一

章

時間：一九四一年秋，九月某日下午四時。

地點：香港灣仔某大酒店五樓走廊，兼待客處。整潔的鋪着白桌布。二三待客用長沙發，茶具，花瓶之類，左手爲通大禮堂的路，有一個箭頭形紅紙指示方向。上書「一碗飯運動結束大會會場」字樣。

幕開：遠遠的可聞經過播音機的報告之聲。疏落的拍掌聲等，一年老的BOY阿梁，很週到地整理着坐位和桌上的陳設。沙發上坐着女青年陳毓芳，二十三歲，漂亮樸實。但在眉間帶有一種無法捉摸的憂鬱的影子。胸間佩着紅綢條子，上書「幹事」二字。一二分鐘後，盛裝女子二人，匆匆由右手（電梯口牆上有「EXIT」字樣），登場。走在前面的叫馮海倫，微以手拍作扇風狀。陳起立招呼。

馮 哈哈，蜜司陳！

陳 呵，馮小姐！

馮 你社裏的事忙嗎？

陳 還好！

馮 （聞報告聲，）已經開會了。（不停步的走着。）

開始報告了，大家正等着徐呢。

馮這位李太太，認識嗎？這次她很賣力的。

陳（點頭）是，上次見過的，方才看了報告書，你們兩位推銷成績好極了，請，請，讓着她們入會場去。）

（梁倒了一杯茶，恭敬的捧給陳毓芳）

梁你喝茶。

陳（點頭微笑，表示輕微的謝意。）

梁（說拳地）陳小姐，這次成績很好吧。

陳（看了他一眼），說不上好，因為這兒我到底人地生疏，要是上海，我的辦法就多了。

梁你老太爺還是在上海法院！

陳對了，還在那兒。

梁他老人家真好，我的大兒子阿盛有一次在自海外灘受不過日本鬼子的氣，和他們衝突起來，給抓到捕房去了，還是你老太爺幫他給開釋的，有他老人家在那兒，受冤枉受壓迫

的人不知保全多少。我，我竟是不知怎樣感激你老爺爺才好。

陳 那沒有什麼，家父不過是喜歡主持正義罷了。

梁 小姐，在今天肯挺身出來主持正義的人太少了。

陳 可不是，家父在那樣的環境中間，時常也受到敵偽的警告，可是家父毫不在乎的幹到底。

梁 這就太難得了。

陳 你們這次也難得呀，這麼大熱天，大家還熱心幫忙。

梁 這是應該的呀，你們小姐們太辛苦了。

陳 香港也不比從前了，這幾年來賣花簪款哪，什麼哪，差不多每天都有，次數多了，辦事就困難。加上這一次的一碗飯運動阻礙又特別的多——

梁 (點頭)聽得這樣說，可是孫夫人發起的事情誰也得儘點力量。別的不用說，單說這家酒家吧，從司理到廚房裏的雜務們，沒有一個不起勁說：『這還是爲了祖國誰也不能豪懶力量。』

陳 對的，誰也不能愛惜力量，這時候愛惜力量，將來有力量也拿不出來啊。

吸，你的小姐瓊華呢？這幾年怎麼沒有看見？她的身體單弱得很。

爸：你前次不是給了她幾本雜書嗎？這孩子真聰明，已經夢裏的香雲似的成了書癮了。白天要麼看書，有時會發呆，晚上到很晚還不肯睡，對，她昨晚寫了一首新詩，要我帶給你，改改。

陳：是嗎？（接過去匆匆看了一遍。）好極了，明天就給他在報上發表。

梁：得了吧，你別太寵她，小孩子，剛學說話，那里就够得上發表。

（正要說下去，僑務日報的主筆朱劍夫登場。）

（陳慶新招待。朱慶揚地盤子點頭向會場去。經過阿梁身邊時，（梁恭敬地立正行禮。）朱經過後忽然想起似的回過來。）

朱：阿梁，（梁應聲「是」）有一位王先生來了沒有？

梁：（低頭。）

朱：（旁白）昨晚在道兒和陳的。

梁：（想）想）還沒有來。也許會來。）

朱：（把一柄梳髮的扇子放在桌上，摸出本平來翻了）平原山給我有個電話不？與陳詩

示之。）給他讀他剛寫就來。然國頭看陳三眼。）假如此地欠多。講話不方便的話，你給我在那邊定個房間。（入會場。）

梁（恭敬地）是。（默讀了號碼下。）（與宋相交，青年張志雲從會場上出來。同樣地揭

了紅綢條。）

陳（報告快完）

張（點頭）快給陳三。

陳（從懷裏掏着瑣瑣的詩。）喂，志雲，咱們又多了一個詩人字。

張（詩人）

陳（你準備不著，瑤華會寫詩了）

張（是嗎？）

陳（你瞧！）交給他詩稿。）

張（匆匆看過，極口稱贊。）了不得，了不得，我常說的，有生活的人，寫什麼都好。不

過。（拍陳。）這都是你指導有方。（交回詩稿。）

陳（取入袋裏。）我想明天在副刊上發表，鼓勵鼓勵這孩子。

張 好的，好的！

（朱忽扭起遺下的扇子，回來取扇再入會場。）

張 （低聲問。）你認識方才進去的那位嗎？

陳 （輕微地驚奇）誰？剛才那神氣清現的傢伙，很面熟，但不知道名字。

張 （笑着。）他也來了，居然前一個禮拜，還在報上寫文章破填這次一碗飯運動。

陳 他就是朱

張 對了，朱劍夫，僑務日報的主筆，除川藏文章之外，破填這次運動也是主要份子。

陳 真是，何必呢？向是中國人，這樣的時候還搗蛋。

張 你把他做中國人就看錯了。

陳 （有所顧及的笑了一笑，不做聲了。）

張 （血氣方剛，不很理會這些。）我真不懂這些人是什麼心腸。不問事只對人。一碗飯運動，居然也反對起來。要不是孫夫人主辦，全港酒樓飯店，和許多愛國人士的幫忙，怕

這次的運動一定會垮了的。還好，預定三萬，籌了兩萬五千……

陳 （不十分肯說。）唔。

劇

（二人對話中會場報告聲，掌聲。）

（蔡振聲語回，走過走廊反背著手，站在會場入口處。）

（看見她不上勁，自己坐下來，獨讀詩。）（兩萬五，算不得多，不過對於後方的傷兵難民，也有些好處。再說這次還有提倡工業合作的意義，要是真的日本跟英美打起來，外來物資來源斷了，這次運動的意義就會特別重大了。）

陳

（轉身看了他一眼。）忘雲，這幾天聽你們談這問題談得起勁，你看敵人的會南進嗎？

張

那當然誰也說不定，不過英美對日本的矛盾不能抵消，反而一天逼得比一天緊起來，這能保得定戰爭不爆發嗎？一旦戰爭爆發，那時候香港就够慘的了。

陳

（微笑）香港，你說香港會成為戰場嗎？

張

我看香港的有錢人，做派也想不到吧，前晚上防空演習，大街小巷一片的麻雀聲，跳繩通背毆且的聲響，那兒看得頭一絲一毫的戰爭空氣。

現在滿不在乎的是這些人，將來狼狽不堪也是這些人咯。

（青年的人，猶藉安同他的愛人白黎登上場。）

建安（高興地招呼陳張。）喂，白蓉來了。

（陳等急起歡迎，發出特有的「哇」的歡呼。

陳）你可來了，什麼時候來的？蓉！

建安）剛下船。

陳）我沒問你，我問她呢。

（志雲同時猛烈地向白蓉握手。）

白蓉（握手）噢，痛！痛！

陳）志雲一點也不懂顧貌。

張）這是我們的香港作風。

陳）你這一來，對於我們的一碗飯運動幫助可大了。

白蓉）怎麼說？

陳）你不知道，就問你，你住在上海，看不肯來香港，這兒建安向志雲每天茶不思飯不想的一點事也不

能做。我們爲着請他多吃一碗飯，才叫他持續賴留你來的。

白蓉）瞧你總是說笑話。

建安 會怎麼樣了？

陳 報告完了，廖夫人在演說，就要給獎了，我當你不來了呢。

建安 我因為等他，他想見見孫夫人，一張請貼兩個人行嗎？

陳 夫婦當然沒有問題的。說不定要請白蓉小姐表演一番呢。你們快進去罷。

我領你們進去。（他們同入會場）

（一陣相當長期的拍掌聲，陳頃聽了一下，仍坐下來得意的看着瓊華的時。）

（朱劍夫陪了海倫上。）

媽 （不願意的表情。）我要聽一聽。

朱 還有什麼好聽，反正是這麼一套，什麼傷兵難民，就是他們的專賣特許。（看見陳，終

止了這話，對梁。）電話打過了？

梁 是，王司理說立刻就來。

朱 到這兒？

梁 是。

朱 房間訂了沒有？

梁訂了！

馮請客打牌？

朱不是我請人，乃是人請我。

馮誰？（墊下）。

朱王少雲。

馮（脫口而出，）又是那壞蛋。

朱（吃驚）你爲什麼罵他？這是什麼意思？

馮凡是壞蛋，就誰都討厭，爲什麼不能罵？

朱他跟你又有什麼關係？唔，（一轉念）你從那兒知道他是壞蛋？

馮（一笑）在香港社會上混混的人，王少雲做些什麼事，還會不知道。（陳好奇地注視了她一下，朱會意另找話題。）

朱得了得了，參加幾次募捐運動，連咱們的海倫馮也愛起國來了。好就在這兒坐坐吧。一會那壞蛋要來找我的。Bye來杯咖啡。（對馮。）你？

馮不要。

朱：喝一點好嗎，（對Boy）一杯橘子水！

梁：（應命下）是

朱：今晚正有了約沒消，這幾天忙得怎麼樣？

馮：（搖頭）

朱：那好，昨天前天都找不到你。

馮：誰說，我整天沒有出去，在家。

朱：（大笑）在家？對不起，我是一位新聞記者，咱們報館里有一位港聞編輯，和兩位外勤

，消息還不算太靈通。特別是香港紅人，例如馮小姐一般社會上的閒人。昨天加洛遜（道東）對海軍的決賽，一位香港最漂亮的小姐，和一位先生在觀戰，六點半玫瑰廳的交舞會上，又發現了這位小姐跟一位先生，九點鐘，皇后戲院門口……

馮：（作嬌態）攔住了他。）咻，既然知道得這樣詳細，那就用不着說。（學他的腔調，學語

）：「馮小姐昨天前天都找不着你！」

朱：今晚王正先生——你方才罵他「壞蛋」的那一位，要我邀你賞光。

馮：（媚笑）邀我？他要你來請我？

朱 那末你說他請你就不需要我代請，那更好，算我有事情，拜託你呢。（附耳私語，毓芳有意無意地留意他們的言動。）

馮 我知道你沒有什麼好事。

朱 可以來嗎？

馮 我不來。

朱 哎，這就不够朋友啦。又不用你講話。我跟他講話的時候，祇要你在場使他知道。

馮 我不，偏不

朱 爲什麼？

馮 他會懷疑我，說我把他幹的事情告訴你了。

朱（粵語）即不會，他……（會場上熱鬧的拍手聲，毓芳也匆匆過去聽，由左手下場，海倫與神曉）

（神曉）喂！話沒有講完，他幹的事我總並不反對，不過我想好意的告訴他，現在不比從前了，英國對日本的關係很緊張，而他幹得太兇，上個月一船，這個月又……

（四兩一盤）有這許多要選出去，萬一給什麼愛國團體知道了，那儘管皇家人怕事，在現在這時候也會不客氣呢，……

馮 我不管這些……

朱 海倫，你知道我從來不白差遣一個人的。

馮 你，（嫣然）打算跟我講條件？成功了之後……

朱 折穿了說，講條件也未始不可吧，你開出來條件。

馮 （笑而不語，拿起一支烟。朱慌忙爲她點火，正在此時，陳傲芳匆匆上場。）

陳 （對馮）馮小姐，孫夫人在給獎，你是個人成績第三，快請過去……給完獎就是游藝開始。我們想請你唱一個廣東歌。

馮 我那兒會唱，倒是很想再聽聽陳小姐的，你前次募捐會唱的女高音真好極了，想不到你是位藝術家，還會唱歌。

陳 得了吧，我那簡直是胡鬧。比不得你那本地風光。

馮 好，咱們去看看吧。

（翩然而下，會場上叫××先生，×××女士聲，拍手聲。）（朱起立聽聽，走了幾步，看鐘，又坐下，有幾個來賓出來又下，張志雲陪了林謙登場，林四十七八歲，消瘦，已有白髮，穿中國長衫，一見即可知是不很得意的正作者。）

志雲 林先生這兒休息一下吧。給獎完了，還有茶點餘興。有平劇有歌劇說不定還有跳舞。你沒有事吧，多坐會兒。

林 沒有。不過這幾年太嘈雜的聲音，也不大聽得慣了。雖說我總是歡喜同年青朋友在一起。

志雲 前天林先生在銀聯社的講話，本來打算來聽的，可是後來因爲——

朱（看見了林，上前一步，）呵，林先生。

林（似乎和他不相熟似的）哦，哦！這久了。

朱 請坐，這次的運動很努力。

林 那裏，那裏，都是朱先生在輿論界鼓吹之功。

朱 不敢，不敢。（但一轉念知道刺了他自己）

志雲（故意說）對了，我拜讀朱先生在僑務日報的文章。

朱（冷嘲）那篇文章……張一定很反對吧！可是我總有這種看法，愛國誰也不反對。爲

祖國募款，誰都贊成，……不過……

志雲 那麼先生的意思香港這地方……

朱（攔住他）我就不來這一套，我愛講老實話，所以住在香港，不想回到抗戰的內地去。

（睜了一眼）內地有這相當繁榮皇的大酒店嗎？有這麼好的舞場戲院嗎？有這麼好的煙槍嗎？（晃手中煙）有這麼好的咖啡嗎？加上（卑視的）有這麼漂亮的女人嗎？——近來香港是一個享福的地方，所以抗戰抗了四五年，近來到香港來的人反而天天的多了。

（傻傻的）那末朱先生的意思，以為凡是到香港來的，都是爲着物質上的享受？

朱 差不錯。（冷笑）當然林先生是一個例外。（奸笑）

林（冷靜的）我倒並不想替自己辯護，不過朱先生將香港這地方完全認爲是個享受的地方，那似乎對面多萬受難的僑胞，就不很諒得過去。能够享受的，恐在海外怕祇是少數，別說大多數僑胞了，就是在新聞文化界工作的人們，朱先生是新聞界的人，你一定知道得很仔細的。

朱 我反對的，就是這些自稱爲文化工作者的人，熱心愛國，爲什麼不到國內去，到這蕞爾小的這一個香港，有什麼意思？

（會場上已開始選節目。粵曲之後，有人報告請陳德芳小姐唱「鶯女歌」，志雲起身開門，床邊也真德烈與路明意爲登報記者鼓掌。）

請像一偉崇吧！

各位好心的女士們，先生們！

聽這還微弱的可是迫切的歌聲。

我是七個婦女，

一個齊唱的

爲着添飽。

她常常得在梅雨惡尾，

歌唱到深夜。

也常常把眼淚向肚皮裏吞。

冒着風寒，

挨着飢餓，

忍受着欺騙，

但今天我也捐出一碗飯，

爲着廣大的傷兵殘民。

爲什麼？

爲着他們替祖國的解放！

做了英勇的犧牲，

我也是人呀，

我也是中華民族的子孫，

難道不能守這點兒本份？

夢情的女士們，先生們，

吃了這碗鹹飯吧，

這半圓錢可值得千金，

五年來的抗戰祖國，

已經是太平洋的明星，

再努點力吧

我還是醫女

却已經看見了中國的黎明。

（如雨般的掌聲）

林（也熱烈地拍手）我就歡喜聽毓芳的歌。

朱（搖搖頭）不過聽女怎麼會唱洋歌呢！不合情現。

志雲（鄙夷地不去理他。）

（陳馮高興地出場，手裏各拿一包獎品，朋友們有的送他們出來。）

馮我說過密司陳的女高音唱得真好。

陳我說過這是胡鬧。

朱可是馮小姐你的廣東歌什麼人都懂。

馮別笑話我了，你瞧，我得了十隻牙筷，她（指毓芳）得一幅周夫人的圖畫。

朱（故作親暱的拉拉她的手。）那好極了，有了牙筷，回頭馮小姐應該請客了！林先生認

識嗎？

馮哦，林先生，（伸手過去，林拘謹的拉拉手。）

林請教？

陳（給他們介紹。）馮海倫小姐，這次推銷最努力的。

林 久仰，久仰。（會場樂聲又起。）

志雲（對林）林先生說下去吧，別才……

林（看了大家一眼）我總覺得朱先生把香港的重要性看得低了一點……香港是民主國家在遠東的一個前哨據點，香港是祖國和千萬海外僑胞聯繫的交通站。香港也是一個祖國文化的重要輸出口。香港人，大多數的香港人都是中國最好最愛國的國民，說只知道享福的人吧，恐怕祇是少數。

朱 對不起，我不是初來香港的人，住久了也許當得多一點，抗戰四五年了，香港對祖國盡了些什麼力量？

林 對，祇知道在香港享福的中國人是沒有盡到什麼力量的。可是一班老百姓就不能這麼說了，香港跟中國革命是不該分開的，香港是有着革命的傳統的。這的不說，單說抗戰以後，現在全國通行的義賣的偉大的工作，是那兒發起來的？不是十二個香港小販發起的嗎？團才陳小姐唱得好，的確這聲女也盡了責任的！歷次的籌款，這一次的一碗飯運動，儘管有人從中搗亂，破壞，可是短時期之內，有了今天的成就……

朱（動作作色）林先生你說說一碗飯運動表示一點意見就是抗撥破壞嗎？

林（笑着）我決沒有這樣的意見，我只說公道自在人心，凡是一個人運動，一定能夠得到香港大多數僑胞的擁護，所以……

朱（起立不耐狀）

馮（頻頻點頭）是呀，這一次的推舉比任何一次還容易……

林因此儘管有人不負責任的譁語，我們覺得在香港工作也還有他的意義。（悠然坐下）了，交還，BOY端上點心來，會場的京戲絲竹之聲）

馮（林先生去聽戲嗎？現在是爭論消停。）

林（你請便吧，我得走了。）

朱（看錶有做麼）

陳（對林）方才廖夫人說話說得沈痛極了，老太太近來身體不大好，頭髮也白得多了，看了她那樣興奮的樣子，真是使我們慚愧。

馮（拿起畫冊）爲了這一次的運動，她還扶病作了二十幅畫。林先生瞧，這是給希斯陳林（感動的）唔，（點頭）我們年青的應該永遠永遠的記着她，將來作爲我們的榜樣。（

起身）再見諸位。

馮（追一步）林先生明後天你有空嗎？

林（想了一想）有吧，什麼事？

馮有幾個朋友想找你談談。

林好，帶他們來吧。（下）

（他下場之後，一分鐘，朱走向會場去，正在這時，王少雲上，王上場時，未曾見朱，滿臉抱歉的對馮。）

王哈羅，海倫，你，你，你，也在這兒，好極了，呵，對了，今天是一，一，一，碗飯運動。

（陳張二人以目示意，離開他們。）

馮（倩笑）有人在等你呢。

王誰？

馮今天晚上你不是請客嗎？

王你怎麼知道，怪了？！

馮 你瞞得過我嘴，請客還有一份呢。

王 那好極了，海倫賞光……你說誰在等候我，是朱劍夫？（馮點頭）

王 這王八旦！

馮 （以目示意，對陳張等嚙了嚙嘴）

王 此刻那裏去了？

馮 （指指會場）

王 你知道他們的意思。

馮 我又不傻，還不是那一套！（馮頻頻注意。陳張二人見機而退，入會場去。）

王 （看見他們走了）。他講了些什麼？

馮 你給他知道了些什麼事呀，好像拿住什麼把柄似的？

王 是，怪呀，他爲什麼把這樣的事來跟你（輩）商量？

馮 那有什麼怪，他知道我跟你接近！

王 你怎麼對付他？

馮 我嘴，（笑）我着實的罵了他幾句，他！

王 他怎樣？

馮 他相信了，什麼話都講？他說——（附耳）

王（作進）別怕他，（看了一看左右）他從來也走（又附耳）「那」條路，那不是大家碰在一起？一邊要向東勾搭，一邊又向西邊討好，天下沒有這樣便宜的事吧！

馮 他說，政府對你更壞了，（附耳）（附耳）（附耳）

王 注意，哼，那也不始於今天，看誰有辦法。（對馮）別怕他，他為什麼把這些事情跟你說？

馮（黃界手段）他要我合作，從你這兒獲得情報。

王 你怎麼回答他？

馮 我說條件……

王（機密的）好極了，還可以將計就計答應。看他要什麼把戲。對了，區師爺那邊的事你辦了沒有？

馮（點頭）

王 他怎麼說？

媽不講什麼，不過臨走的時候，他說外面情形不好，要當心一點。

王（點頭）那當然。

（正在這時朱自會揚慢慢的回來看丁，王伸手高呼。）

朱（路過會客室，忙回頭不起，在你很忙的時候……）

王（那裏，朱先生背賞光好極了。咱們——）

朱（拍沒有坐位，斗胆給王先生定了一個房間。）

王（那好極了，王。馮會完了吧，咱們下面坐吧！）

朱（李太太，他們在等我，我得招呼一下。）

王（那裏咱們在這兒等吧。）

朱（不，你們兩位先走吧。（下））

（此時猿頭鼠耳的楊海清登場，看見丁朱連連伸手）

楊（楊海清，你怎麼在這兒？）

朱（楊先生，我那一位……）

楊（不，（有點窘）看一位朋友。）

（入會場去）

（朱與馮耳語，馮作吃驚狀。馮王二人相讓下場，阿梁上，收拾茶具，不多時，楊海清上場，毓芳與志雲緊張的跟在後面。）

雲 對不起的很，今天的會是懇請帖入場的。

楊 （故作若無其事）那到不知道，連看朋友也要請帖。

陳 我那位，請這兒坐，我跟你去請出來。

楊 算了，算了，沒有事。

（相機遁去）

（二人緊張地目送他下場）

雲 好傢伙，居然混到這地方來了。

陳 要是給會場上人知道也許會挨打吧！

梁 （吃驚）誰呀，剛才這一位，

雲 南華日報的漢奸。

梁 汪清衡的……

陳 可不是？

梁（勃然作色）揍他！

（追出去）

雲（望他下場）林先生講得對，香港的老百姓是的確有着革命的傳統的。

（毓芳點頭）

（海倫與李太太上）

馮（對毓芳）陳小姐，謝謝你了，再見！

陳 再見！

• 幕下 •

第二幕

馮海倫家。

阿華正在收拾房間。

馮海倫穿著睡衣，拖鞋，從右邊臥室出。

馮 等一等李太太她們來打牌，什麼都預備好了吧？

阿 差不多都預備好了。

馮 打電話到蘭克羅夫去過沒有，叫他們送一箱香檳酒。

阿 樣樣都照小姐告訴我的打過電話了。

馮 是不是叫他們送頂好的一種？

阿 是的。

馮 那就是了。

阿 （放下手裏的工作走過來）可是，小姐。

馮 什麼事呀？

阿 這樣貴的酒，花錢不太多了嗎？

馮 有什麼關係呢。

阿 要是讓我多一兩幣——

馮 怎麼樣？

阿 可以省錢的，地方還是省點錢的好。

馮 省一點錢？

阿 是呀，一個人有晴天也有陰天，總得留幾個錢防陰天呀！

馮 （善意的）你們比我想得還，不過……

阿 小姐。

馮 不過現在還不必過慮，王先生的生意很發財呢。

阿 小姐，王先生那到底做的是一種生意，誰都說現在市面不好，爲什麼他的生意，就這樣

好賺錢呢。

馮 這你不用問，我對於王先生個人的事從來不多管的。

阿 還有，他和小姐……

馮 他和我？阿華，你看呢？

阿 我，我看不出？

馮 你看不出？

阿 對哪，我知道這屋子裏的傢俱木器都是王先生給你買的，這房子也是王先生替你給租的，他每月還替你付房錢。

馮 是的，阿肇，你沒說錯。

阿 在最近這一兩個月，這兒就像是他的家，可是你好像又不是屬於誰的。

馮 （不着邊際的一笑）是嗎？你這樣看我們這樣的關係不夠好的嗎？我需要在生活上的享受，他需要一個女人，可是在精神上誰也不能滿足誰，因此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阿 現在的生活過得還不够舒服嗎？

馮 够舒服的了，可是這樣的生活你看算是人的生活嗎？

阿 唉，人心不足蛇吞象，怎麼你說這還不算人的生活呢？

馮 我其實覺得就這樣過一輩子也算不錯了，可是陳小姐說我這不能算人的生活，起先我不承認，我說莫非都得像她們那樣窮得要死才算是人的生活，我後來仔細一想，就覺得越過越不是味兒了。

阿 你說那是那位陳小姐？

馮 就是前回我替慰勞反侵略將士會募捐的。

阿 就是那位穿藍呢大衣的，她怎麼說你過的不是人的生活？

馮 她說生活無非是求一個「安」，但是違背着良心生活的人沒有一時能「安」的。

阿 你是不是想跳出這種生活呢？

馮 是那麼想，可是我在這種生活裏過慣了，只要不太惡劣，我還得過下去，還不想改變牠。

你難道改變是一種痛苦，我從小給父母嬌養慣了，不大能吃苦，可是拖下去是不是就不痛苦呢？我有時心裏發起急來，又覺得一時半刻也不能忍受，阿華，你說說看，我該怎麼樣？

阿 小姐，我跟着你已經三年多了，最初你是同余先生在一塊。

馮 廿八年底，廣州一失陷，我父親也給鬼子殺了，我逃到香港來，獨自一個人，舉目無親，我就做了舞女了。余先生也算幫了許多忙，後來就和他同居了。

阿 可是我早就看出這個人心思不定，有點靠不住，後來果然他趁離開了你去和一位姓小姐搞在一起了。

馮 那時候我還是初戀，什麼經驗都沒有。給人家丟棄了，就好像眼前全黑了似的，真够

痛苦的了。

阿 後來你又和高先生同居了，這個人在我看見的你那許多朋友中間，算是對你最忠實的，可是你的皮氣却變壞了，那些日子中間你給高先生的苦痛恐怕比他給你的多的多，我在榜邊看了都有點難過，高先生，可對得起你呀，就是現在你們不在一起，他還是常常來看你，今天早上，還來過一趟呢。

馮 (感動) 是嗎？(極力除去一種思想) 可是阿華，別談這些了，我這心是傷過了，不大願意想起今天以前的事，我祇要把每天好好混過去就得，(想了想) 哦，王先生，可跟你提起過高先生沒有？

阿 當面沒有提過，可是常常問我，有什麼客人來沒有，有什麼信來沒有，他好像是很多心的。

馮 你怎麼說？

阿 當然囉，我可以不說的，我總不說。

馮 (不屑地) 哼，他還要盤問我的事，我不疑心他不暴露他算好的了，鬧什麼鬼把戲，當我完全不知道，(忽有所憶) 阿華，昨天你不是對我說起你有一位小姊妹現在生着病，

要問你借點錢嗎。

阿是呀，那小姊妹，爲人蠻好的，原先還是海南島閩人家的女兒呢，也是逃難到香港的，我很想幫她一點忙，可是我那裏有富餘的錢呢，唉，看起來交朋友也很難，交情，交情，沒有錢去應酬人家，交情就好像不是真的似的。

馮那麼我借給你一百塊錢夠了嗎？

阿那是再好沒有了。

馮把我的手袋拿來。

（阿華進臥室取皮包。）

（海倫在吸紙煙。）

阿小姐，手袋。——小姐，你真太大方了，謝謝小姐。

馮這有什麼值得謝的，人家幾百萬幾百萬賺來的錢之財，我們取的九牛一毛，牠來幫助大家不也是很應該的嗎，最等到有一天東洋人來打香港，積了這些港幣又有什麼用，還不是一堆廢紙。

小姐你不要嚇唬我，香港真會打仗嗎？

馮 你沒有聽人說過日本人正在準備什麼南進嗎？這兒是他們南進的第一關哩！

阿 噫吓，這樣說起來怎麼得了。

馮 得了，你也別把人嚇天了。香港丟了也不是我們幾個人的事，況且還早着哩，我從來懶得想過去的事，也不願意想明天的事，李太太她們快來了，趁早放水給我洗澡啊！

阿 就是，小姐——噫，我好像聽見有人拿鑰匙開門，也許是王先生回來了。

（王少雲進門便脫長衫。）

王 有人來過沒有？

馮 你這話什麼意思？

王 我問區帥爺來過沒有，從前到這裏也來過幾次的，吃皇家飯的。

（海倫看着阿華。）

馮 你說那個華民政務司的翻譯？

王 對啦。

阿 今天沒有來過，先生，（接過長衫問海）我現在跟小姐去放水洗澡吧！

馮 好的。

王 奇怪極了，他拿了我的錢，怎麼不替我辦事？區師爺在電話裏跟我約定的，三點鐘之前一定到這裏來，我還怕起不回來，請他先來等我二會，現在三點三十分了。

（他微有焦躁，在室踱着）

馮 少鎮，你坐下，走來走去幹麼？停會兒不好嗎？你這一陣忙的太過頭了。（上前拉住他的手）

王 好，歇歇也好。

（兩人攜手同坐在一張沙發上）

馮 我叫阿華替爸爸煮一杯咖啡好嗎？

王 不要，不要。

馮 吃一點點心嗎？

王 也不要。

馮 （撒嬌的）那麼有什麼事情我可以做，讓你更舒服一點呢？

王 就這樣子坐在這裏陪着我好了。

馮 （看着王）你這兩天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王忽然站起又在屋中獨步）

馮 講一講給我聽聽好不好。

王 (轉了轉念頭) 是的，這一陣是碰到了一些困難。

馮 困難？很嚴重？

王 現在還不算嚴重，可是弄得不好的話，將來可以很嚴重

馮 是怎麼一回事呢？

王 總而言之，是我自己不好。太信任人家了，我信許多朋友；可是這些朋友們，到了要緊的時候，並不能盡一點朋友的義務，真正的幫一點忙，我信任我信託的同事和我手下辦事的人，可是在要緊的時候，他們並不能真正的替我出點力。

馮 是不是公司裏又損失了一點貨？

王 貨？豈止一點，這幾個月來公司什麼事都沒有，就是損失，損失……

馮 (想了一想) 那真是太糟糕了。

王 (看了看海倫又轉出笑臉來) 哦！海倫絕對沒有問題，絕對用不着着急的，也許公司是可以設法拉動一點。可是在過去幾年中，公司曾經賺了不少不少的錢，幾百萬幾百萬的往裏賺。眼前前的這種困難，有辦法消滅的——海倫，你又在想什麼？

馮（嫣然一笑）我在這裏想那部新汽車，那部新到的一九四二年式的「司徒得彼克」。

王 呵！改不好的壞脾氣，又要換汽車了？

馮 查他祇到了「儲這樣新車，這個一九四二年式的汽車，你知道樣子好極了，全香港二的人，見了都會眼熱的。

王（低頭走開）噫！是的

馮 聽人家說，美國統制了汽車的生產，明年的新汽車要比今年的減少三分之二。匯利汽車行的小鐘對我說至少以後在半年之內，不會有第二輛一九四二年的車子運到香港來——你不是看見過那部車子嗎？

王 是的，我見過。

馮 小鐘對我講，要是我能先付兩千五百塊錢，他就可以馬上把車子開來給我用。這部車子，因為新鮮的附屬品很貴，要值一萬港幣呢？其餘的車價小鐘讓我慢慢地分期付款。你看怎麼樣——自然囉，我決不叫你爲難的。

王 噫。

馮 我可以開照小鐘替我保留幾天——我不知道能够保留多少，這樣一個新鮮東西誰都要搶

重要的。

王（遞簽支票）海倫，這裏是兩千五百塊錢，就算公司裏款子緊，也不緊在幾千塊錢，口頭至少此刻還不至於如此呢！

馮（接過支票）少雲你要我怎麼樣的謝謝你呢？

王你洗你的澡去，我這裏還有一點事情要處理。（海倫高興走入臥室了）

（王等她走後，從口袋裏取出兩封信來看，又看，臉上有一種不平態度——門鈴響——王自己去開門——一位穿著長衫戴眼鏡的老年人進）

王噢！馮師爺你可算是來了。

馮（態度靜，）今天出了什麼事情？少爺完全跟往常不一樣，我——

王我們還是出去談談吧。

（兩人一同出去了。）

（阿華關上門，將牌桌斜角放好，鋪上桌布，倒出麻將牌每人面前放兩個籌碼——門鈴忽響——阿華去開了，迎迎聲。）

華小姐，陳小姐來了

馮（在室內問）那一位陳小姐？

華就是剛才你說的那陳小姐

馮哦，她來了，請他進來好了。——哦，阿華快把桌子上的東西都收掉！

（阿華急忙用桌布把牌包起放過一邊。）

（陳婉芳走入。）

馮（含笑相迎）呵！陳小姐。（他們拉手）快請坐。剛才我還同阿華談起你呢。

陳是嗎，你們可是在那兒罵我，難怪我剛才在車上打噴嚏呢！

馮那兒的話！誰還敢罵陳小姐，我倒是常常害怕陳小姐罵我哩。

陳喲，馮小姐，我什麼時候罵過你的？

馮你沒有罵過我，可是我見了你那樣的爲着公衆的事情努力都好像罵着我似的。

（阿華忽失手把麻將牌都撒在地下了。）

（海倫窘極了。）

馮瞧你怎麼鬧的，阿華！客人在這裏就把這個拿出來！陳小姐，你看我可是該挨罵的。

陳（急掣着檢牌）沒有什麼，我小時候也常打的。我們老太太頂愛玩這個，又挺疼我，我

學校裏回來沒有事，時常隨着她老人家打，我手氣好，總是我贏的，我們老太太氣不過，常常環釀我呢。

馮 喇喇，是嗎？你手氣好，改天咱們試試。

陳 好啊，這幾年每天都很忙，不大玩這個，恐怕都不大在行了，聽說現在名堂多了，是不是？

馮 現在講究新奇，不有（牌都檢好，）今天原是李太太她們有電話來，她同她先生吵架，要我陪她解解悶，阿華是個性急鬼，老早就把這套行頭擺出來了，哦，我記起來了，你今天一定是收捐冊的吧。阿華，快把我衣櫃抽屜裏那包東西拿來。

阿 是。（將紙雀牌包進去。）

陳 （坐下）是的，愚劣反侵略將士的募捐這月底要做一次結束。

馮 可是，陳小姐，我這一次的成績太糟，真對不起人，這一陣子說忙吧，實在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說閑着吧，不知怎麼樣，老是忙不過來。

陳 我們都能了解你的，不管怎麼樣，你對於每一次慈善募捐的事，總是那麼肯出力。可是這一坎數目太少了，真難爲情。

陳 這次募捐在擴大反侵略的意義，倒不在乎數目的多少。

馮 (從阿華手裏接過捐冊) 不過這趙我眞像一個不用功的學生似的要交白卷了，你看一本書子上，差不多還是光光的，沒有幾行字。

陳 (接過那包東西) 不要緊的，有幾行字就成了，至少多了幾個反侵略運動的支持者了。

馮 你說捐了錢就是支持反侵略運動？

陳 對哪。

馮 我好像聽說有一位軍火大王賺了不知多少錢，到了臨死的時候，把他的錢捐出來做和平獎金，有這樣的事嗎？

陳 (含笑點頭) 有的。

馮 這樣這位軍火大王的罪惡算免了嗎？

陳 這就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

馮 那麼可不可以有這樣的人，一面在支持侵略運動，一面又做相反的事呢？

陳 (想了一想) 在這樣的社會，這樣的情形，也許可能的吧。你是指的誰呢？

馮 我沒有指誰，是比方這麼說，可是假使這樣的事可能的話，這社會不是太矛盾了嗎？哦

·陳小姐，龍媳婦得見家娘了，你請坐，你看，我該不該打，這一次我才募到三百廿塊港幣。（數一數包內的鈔票）成績真壞透了，第一，當然是我太懶，太不努力。第二，是人家問起反侵略的意義我自己也不大懂，有的人甚至跟我開玩笑。說我偽反侵略將士募捐根本是一種諷刺，你想我還敢問他要錢嗎。我偽着掩護這個運動，我自己捐八十湊成四百整數。

陳 謝謝你，（坐下寫收據）

馮 我照理應該再多捐一點，可是現在生活真不容易。好些東西因為來往的海船少了，價錢都那麼貴，上一個星期我買了一套潤唇膏，化了二十八塊錢，現在聽說又漲了。

陳 是嗎？（出收據）謝謝馮小姐。相信廣大的反侵略戰士一定能夠得着你的鼓勵的。（要起身）

馮 那麼，陳小姐就在這裏吃了茶點再去，回頭李太太她們要來……

陳 不，不，謝謝。我還要到別處去呢。我走了，謝謝你。

馮 （沉思地）哦，你把捐簿再留在這兒，等一會兒來拿好不好，李太太金露西他們就要來的，我不想放過她們。

陳 是嗎？我到跑馬地去找一個朋友，轉來的時候，我再來看你好哪。

馮 那好極了，一定得來，我等著你了。

（門鈴響，阿華去開門——朱劍夫走入）

陳 （整理好東西）馮小姐，我去了。

馮 啊朱先生來了。——你們二位認識嗎？

陳 朱劍夫先生，常見的，好，那麼我去了，等一會兒來。再見，（笑着走出）

（海倫送陳轉來。）

朱 （指門外）她來幹什麼的，海倫？

馮 她不可以來的？

朱 誰說不可以來。

馮 她來收捐冊的。

朱 收什麼捐冊？一年到頭就祇看見她們募捐。

馮 你捐過多少？

朱 我？他想捐我的錢，那真是「除非日從西起」。

馮 他們發起一個慰勞反侵略將士的運動，朱先生是報館主筆提倡反侵略的，應該捐幾個吧。

朱 你們王先生是侵略運動的大功臣，更應該多捐幾個啊。哈哈，哈哈，別說閒話了。海倫有點消息嗎？

馮 沒有。

朱 一點沒有嗎？

馮 一點都沒有。

朱 你到底向他提過沒有？

馮 提過好幾次，可是每次提到你的事，他就不接下文。

朱 這就叫「飛鳥盡，良弓藏」這就叫做「過河拆橋」，這就叫做「世界是忘恩負義的世界」。

馮 誰忘恩負？

朱 人家用到你的時候就叩頭作揖的求你，什麼話都說得出來，有一天用不到你就一腳把你踢開，把你忘得乾乾淨淨。

馮（玩笑的）朱先生，朱大主筆，我可沒有忘掉你呀！

朱（從背後伸手摸她的臉）你沒有忘掉我從前在報上捧你？

馮（使勁打他的手）爲什麼總是這樣動手動腳的，你幾時才學得會一點上等紳士的派頭
朱咳，「人窮志短」等發了財再學紳士派頭還來得及。

馮也許你從來沒有替少雲出過什麼力吧！

朱你憑什麼說這個話？

馮少雲別的長處沒有，但如果他覺得一筆錢應該花的話，他花得蠻痛快的，可是如果他覺得不必花，他也真可以「一毛不拔」。

朱他是錢骨頭，敬酒不吃吃罰酒。

馮你做你的報館主筆，他做他的進出口商行，他有什麼地方一定這藉重你呢？

朱天理良心，我幫他的忙還不够嗎？我至少替他抽掉過三篇稿子。

馮三篇稿子？

朱三篇攻擊王少雲的稿子。

馮一個人想在社會上做點事，總免不了要受人攻擊的。

朱 可是這不比普通的攻擊呀，這都是關係重大的。哪一椿事暴露了都能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馮 你說攻擊他些什麼呢？

朱 攻擊他些什麼？你心裏還不明白嗎？三篇都罵王少雲和他的公司違法走私，偷運違禁品，把中國內地的物資偷賣給日本人，祇要有一篇稿子在報上登出——香港有血性的人還是不少啊——你們王先生就都完了。

馮 你相信這些罵他的話都是真的嗎？

朱 問我要證據我可沒有，不過不管真不真，我不登這些稿子就是天大的交情，——每一篇稿子至少也值得一千塊錢吧！

馮 那麼你是要來敲他的竹槓的了？

朱 不是敲竹槓，是替他省錢。

馮 還是替他省錢？

朱 對哪，如果把這些稿子隨便在報紙一登，就算把真名字勾掉，人家也會知道是王某人的，單是他去請那個律師，發幾張辯白的廣告，恐怕花費也不只三千塊錢吧！

馮 少雲倒是甯肯花錢請律師的。這就是敬酒不吃罰酒哪。

（門鈴響）

朱 大概是少雲回來了。

（阿華去開門）

（李太太，謝太太，金露西，同入。）

李 （拖住海倫）怎麼呢？海倫，怎麼辦呢？趕快拿刀把我殺了吧！真正對不起你，我邀不來腳兒，今天三缺一，麻將打不成了。

馮 你還沒有介紹你那位朋友呢！

李 該打，該打，這位是謝太太，剛從重慶來的——你和露西是相熟的。

馮 （點頭爲禮）呵，謝太太，——哈囉露西，大家請坐，（對露西）咱們還是上次在孫夫人開會那兒見過的，這還好嗎？

金 好，這些日子可見過陳小姐沒有，那些新派小姐裏面就是她還可以談談，其餘的人都好像不是我們這一類的，我們彼此都不順眼。

馮 對哪，我也這麼說，她剛才還在我們這兒呢！她來收捐冊，我知道你們要來，叫阿華把

麻雀牌預備好，聽說她來了，趕忙又叫阿華收起，阿華這傢伙不留神，在我們談話的時候，把牌都落下來了，把我可窘死了。

金 是嗎？哈哈，（大家笑了）可知道裝正經人是不容易的，他來收什麼捐冊？

馮 是什麼慰勞反侵略將士的募捐。

金 這她同我談過的。

馮 我知道你們要來，就讓她把捐冊留在這兒了。

李 那是什麼意思。

馮 那意思是不肯放過你們。

李 哼，可是我情願打牌輸給你也不願意再捐給你了。

馮 這又不是捐給我，這是捐給反侵略將士的呀！

李 那不是，別說那些了，說正經話吧。

謝 馮小姐，聽說香港也在挖防空洞這幹嘛呀？

馮 準備啊。

謝 準備？

馮 準備太平洋戰爭爆發。

謝 真會有那樣的事嗎？

金 日本鬼子會憤「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的。

李 你說日本人會不會今天或明天打香港？露西。

金 這是誰也說不定的。

李 假使今天真打起來那才遭糕呢。我什麼東西也沒有收拾，一件新旗袍還在裁縫店，鑽石

戒指也沒有鑲好。

謝 你真別嚇唬我了，要是明天真打起來，我才冤哩。好像特地趕來嚇數目似的。我祇想香港安全，誰知也不隱富。

李 比起來，上海好得多了，日本鬼打上海的時候，我們一面看熱鬧一面照樣打牌。

金 那是有租界吓。太平洋戰爭一起日本鬼一定打進租界，將來還不是一樣！

謝 可是上海到底有退步，這兒你看四周圍都是海，要是打起來，我們可上那兒逃吓？

馮（笑）沒有地方逃，逃到我們這兒來吓哪。

謝 你這兒來。還不是在香港嗎？

金（心直口快地）馮小姐，這兒雖是在香港到是很安全的。他們王先生和日本人有交情，李對哪！王先生和日本人有交情，馮小姐替反侵略將士募捐他們是各行其是。

金 這樣的事那兒都有。

李 也許有這種人，真懂得過日子哩，地獄裏住慣了，又到天堂裏去看去。

馮（自嘲地）給你們這樣一說我到不好意思向你們捐款了，好吧，咱們還是打「太極拳」，憑我的手氣，我也得讓你們好好的拿出來。

李 好吧！祇要你有本事。謝太太是我們的生力軍哩。

謝 ——對不起，我不會打太極拳，李太太。

李 你當真是打太極拳，是這個（做手勢）。

謝 哦。（笑了）

李 可是剛才說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馮 甚麼問題？

李 三缺一呀。

馮 咱們人不是够了嗎？

李 露西無論如何不肯打，我死拖活拉得來，海倫看有什麼辦法說動她沒有？露西、微西，別裝模作樣了，咱們陪陪太太吧；她不過千里而來咱們不該歡迎她嗎？

金 對不起，我有一個約會，再說，我早已發誓不打牌了。

朱 得了吧，露西，太太小姐們不打牌還有什麼事情好做哩？

金（注視朱）喲！我正想著呢，除了朱大主筆誰還能發這樣高明的議論。果然就是朱先生。

朱 露西的嘴還是這樣利害難怪找到了愛人又給逃跑了。

金 子晉回內地去工作，是我同意的，怎麼說他逃跑了呢？

朱 子晉回內地去又有了新愛人這你也是同意的吧。（好笑）

金（生氣）那有那樣的事？你除了挑撥離間還有什麼事好做呢？

朱 你說誰挑撥離間？

金 我說你！

李（金起調解）噯呀，得了、得了，露西我大不該拖你來的，我們回去吧！

金 不回去，我非得問一問這位朱大主筆憑什麼離間人家夫妻的感情。

朱 啊呀！「夫妻的感情」別把人家笑死了。

金 （逼近去）夫妻有什麼好笑？有什麼好笑！（要勸武）。

（馮謝等急拉開）。

謝 怎麼天堂也有吵架？

金 因為天堂也有墳墓。

（王少雲上）

王 哦，你們都來了。怎麼露西今天好像生了氣似的，哦，今天天氣不好，哈哈。（對衆笑）

馮 剛才幾呼和朱先生吵起來了呢？

王 爲的什麼？

馮 爲的小事，回頭告訴你。

王 哦，朱先生來了，失迎得很。

朱 我有要緊事跟你講，等了你好半天了。

王 海倫，請幾位客人到裏面去坐坐。我約了幾個朋友來商量一件事。

李 好哪，好哪，我們走了，（對馮）海倫改天我們再來吧。今天就是你不該說什麼打「太極拳」幾呼真打起來了。

馮 （一面笑）坐一半吧，算什麼呢？都是自己人。

金 是什麼自己人，這傢伙是渾蛋。（一面轉來要打，給拉住了）

朱 誰跟你這樣的女人……

馮 朱先生，少說幾句，這不是在你家裏吓。謝太太真對不起，明天我開車子來陪你買衣料子去。

李 我們走了。

（李謝扶金露西下，海倫送出）

（朱倖倖然發出奸笑）

馮 （入）朱先生說有事找你，說他幫了你許多忙，你沒有給他應有報酬。

王 （奸笑）哈哈，是嗎？我這人常常是媽媽虎虎的得罪朋友，你請他到，那邊房子裏喝酒，一會兒我就來「負荊請罪」。

（海倫很勉強地讓朱到別室）

王（走出門口，對外。）對不起楊先生請裏面坐。

（楊海清與蛇王何入）

（關上牛門二人就坐。）

何這位楊海清先生我以前和你提過的，他才從上海來，是七十六號——不，現在可以說是代表南京派來的。

王（吸煙點頭）是、是、那一次在一碗運動結束的那天見到一面，可是沒有招扶。

何因為環境關係，楊先生在這裏不公開他自己的地位，不過他手下有好幾十個人。

王請用一點茶點。

（王略吃、何將大吃）

（何爲他滿滿的斟酒）

楊（一面喝着，一面說着，）王先生的困難，我們也知道一點。的確有不少人在和你們爲難。

王不少人？

楊學生、水手、茶房、店員、小販、新聞記者，什麼人都有，最利害的還是那些跑新聞動

筆頭的人。

王 你說「勸筆頭的人」是不是指朱劍夫他們？

楊 朱劍夫那批人是沒有道理的，他的目的，不過是想分一點甜頭吧了。我是指另外的「批人」——

王 是本地人呢，還是外江佬？

楊 廣東人也有，外江佬也有，他們是真正的反日份子。都年青，都不大懂得世故，都有點蠻裏蠻氣，正因為有點蠻裏蠻氣，所以都難辦。

王 （點頭）唔！唔。

楊 其中有一個叫做張志雲的，就是他們的代表，蠻衝直撞的，不怕出頭，可是碼頭上的事，他懂得最清楚，對了，那次什麼「碗飯運動」結束大會上，他也在。

何 這個人最不好弄！

楊 真是拿他沒有辦法。我就注意他好久了，香港政府也注意好久了，可是抓不到他的錯，還沒有把他驅逐出境。

王 （取筆來寫）叫什麼？「張志雲」。

何 弓長張，志氣的志，風雲的雲。

王 得了。

楊 你們這一次運的鎗砲，事前算是佈置得很週到的了，我知道貨物已經上了船。上了一隻後天潛早就開上海的法國船。

何 本來是不應該有什麼問題的。

王（看蛇王何一眼）

楊 賊在船上什麼地方，據說連船主都不知道，可是——噫！

王 怎麼？

楊 不知怎麼的一個姓梁的小孩子，居然會知道。

王 姓梁的小孩子？

楊 就是那時候法國船的小茶房，叫梁阿盛的。中華飯店裏茶房頭亞梁的兒子。

王 呵！梁泊的兒子？

楊 阿盛到香港的時候，就住在他父親家裏，母親已死去了，還有一個妹妹在中學裏讀書。
何 這些都是我們打聽得千真萬確的。

王（睜何一眼，似有不耐之色）

王 這一次你們的籌款，不但是我們知道——我們當然知道，我們當然是幫忙的——聽說有些新聞記者也知道了，張志雲的那個通訊社，聽說已經發稿子，消息一定是從梁家走漏出去的。

何（問王）今天的問題是怎麼樣把梁阿盛對付住，不讓再出更大的亂子！

王 依你說怎麼樣呢？

何 化錢把他買倒。

王（搖頭）不會這麼容易買倒的。

楊 如果這件事交給我們來辦那就容易極了，我可以派些人釘着他，而且在必要的時候（摸了摸袋中的鎗）我們也就不客氣了。

王（搖搖頭）這種事皇家政府最不喜歡，我們不要惹火上身，弄得梁阿盛沒有對付住，我們反倒在香港站不住腳。楊先生的美意，我非常領情，將來不怕沒有合作的機會。

楊 那麼我先一步走了（起）我的地方，阿何知道。有事隨時可以接頭。

（王送楊出——何在室內等候）

王（同室——聲色俱嚴）好，好，你真會辦事？你把汪精衛手下人約來幹嗎？

何因為我們有可以利用他們的地方。

王利用他們？這幾年來我們運過多少次餉砂，從來用不着利用他們，我們從前的生意是怎麼做的？

何不過我想？

王你想，你還會想？你想這個糊塗蛋，我們一向是和日本主顧直接交易的，現在幹了幾天，反倒去找汪派來參加，我不是吹牛，汪派做得到的我就有本事做得到，汪派做不到的，我也有本事做得到。做漢奸，我們的本事比他們大得多，汪派是些什麼東西！

（停了二回）

何王先生，你聽我說，做生意我們是內行，我們在中國內地有幫手，在香港當地有朋友，本來用不着楊海清他們，可是現在的問題不是做些生意，是對付那些愛國份子，當然就利用着汪派了，和楊海清他們這種人臨時合作一下……

王哼，你還自稱「蛇王」呢，你自己說香港的道路沒有走不通的，可是這半年來我們公司運出去的餉砂，受到多少次損失你知道嗎？有一次是把本來要運到橫濱去的餉砂裝上一

隻美國野鷄貨船運到舊金山去了。亂子是在那裏出的？在香港有三四次，不是裝包破了，招鷄砂打散，就是件數缺少到日本人那里交貨。這一次，我們算是受到了教訓，化整為零，運送小小的五公噸，事前非常秘密，可是消息還是走漏了出去——運到楊海清這些傢伙也知道了，難難道是阿梁的兒子告訴楊海清的嗎！

何 我也是不懂，真真怪事。

王 你不要糊塗，我們公司前兩年順利的時候幾百萬，幾百萬的賺進來，可是照現在這樣，一批三十萬一批五十萬的損失下去，就是金山銀山也會挖空的，你既自稱蛇王是不是就這樣蹣腳，到底還有什麼辦法沒有？

我慚愧極了，可是我並非不盡心呀。

聽我告訴你訴，這一次運的錫砂雖然數量不大，可是我們的最後一次的機會。

最後一次的機會？

如果這一次我們還是不能够在日本賣主那裏如數交貨，日本人就再也不會相信我們，再也不肯把款子幾十萬幾十萬的付給我們了，這筆好生意，只好讓給別人去做了，這不是最後的機會是什麼？這種事可要你負責的，我做經理的人總不能够每天自己到碼頭上到

船上到處亂跑，你怎麼樣？有這個担当沒有？

何（霍然而起，大有決心）好，經理，一切都交我好了，古話說得好，「得人錢財，與人消災！」我要辦的包你滿意。

王 那樣才好，公司待你不薄，你需要花錢。公司從來不會省過錢的。

何 可是我要求經理答應幾件事。

王 什麼事？

何 在必要的時候得多花幾個錢。

王 可以。

何 還有在必要的時候我還得找楊海濱他們合作。

王 那也由你去。可是千萬不准動刀動槍，讓差館把你們捉進去。那樣一來事情就麻煩了。

何 就是，就是。我先走了。（匆匆而去）

王（略一定神開臥室門）客人都走了，你們到外邊來坐吧！（裏面爭吵之聲，鴉兒唧唧）

「出去！」王急開門

朱（拿著一大瓶酒，已經半醉）哼，「出去」好！你打我，叫我滾出去，哼，滾離有本

事叫誰滾出去。

王（興裕地）怎麼啦？

馮（欲言又止地）朱先生醉了。

王（勉強笑容）醉了？老朱的酒量不是一向很好嗎？

朱（別聽海倫的話，我那兒醉！這一點點酒能使我醉嗎？醉了的不是我，是她！人家說『酒後吐真言』，今天可聽到海倫的『真言』了，哈哈哈哈哈。

王（多疑的）什麼真言？

朱（什麼真言，你要曉得嗎？哦，哦，我真的有點醉了，威士忌不錯。我老是喜歡多嘴多舌的，回頭又有人罵我挑撥人家夫妻的感情了。

王（海倫（焦躁地）你對他說了些什麼？

馮（我對他說些什麼？我埋怨他不應該對露西說那樣的話。因為是她在我家裏，謝太太又是初交，其餘的什麼也沒有說。朱先生不但是不認錯，反說了許多無廉恥的話。

王（他，他怎麼說？

馮（………）

朱 我說了些什麼！你說呀。

馮 ……………

朱 你說不出吧，現在該介紹她的「真言」了。說起來我很同情，我們這位老大哥，（問王）你在外面充了半輩子好漢，却給一個女人騙了，這真叫「英雄難過美人關」。

馮 你，胡說！

王 你說我怎樣給一個女人騙了？

馮 不要聽他胡說。

朱 我一點也不胡說（出一個名片）你認識這個人嗎？

王 （看了一下）唔高耀東，知道的。怎麼樣！

朱 我也知道你一定曉得的。因為老高做是一位香港小姐從前甚至現在的愛人。（眼睛顧着海倫）你不曉得就够胡塗的了？

王 你說他怎麼樣？

朱 那位香港小姐拿這名片來問我這位先生要到什麼地方去。說想要找他。並且她還發了一大套牢騷，說她這種生活無論如何過不下去了。

嗎？你胡說，你造謠，我那裏說過這樣的話。

朱 我因爲今天早晨正在這大門口碰過老高，我答應他打聽去，其實……

王 你在我門口碰過老高？

朱 不只一次了。

王（暴怒地）阿華！（阿華急上）

阿 先生什麼事？

王 今天早晨什麼人來過？

阿（張皇地）沒沒有人來過。

王（忍住）平常可有一個姓高的來找小姐？

阿 沒有。

王（憤然的）再不實說……

朱（惡意的觀解）咳，少爺得了吧，問她幹嗎？做大事的人那裏管得這麼許多小事。間滑

楚了怎麼樣。佯然讓自己難過，叫人家笑話。還不如張一隻眼閉一隻眼，讓大家都過得

去。你說對嗎？

王（想一想）對的，朋友，可是把我王少雲當什麼人，我是聽信傍人的言語認賴好人的嗎？海倫和我不是一天的交情的了，你這幾句話就能破壞我們嗎？

朱 這數信不信由你。

馮 少雲，你信這鬼東西的話嗎？

王海倫，別着急，你看我還是相信他的話呢？相信你的話呢？今天早晨我不是簽過一張支票嗎？二千五百塊怎麼够用，快拿來換一張三千的，讓朱大主筆氣一氣吧。（取支票簿你再簽狀）

朱 哼，你願做冤大頭我氣什麼？

馮（信以爲萬手取支票交給他）在這兒，少雲，我知道你不會相信他的。我沒有見過這樣的壞蛋。

王（取過支票，撕的粉碎向海倫擲去）我也沒有見過你這樣壞的女人。你當我可以買一九四二的新車子讓你講戀愛：

馮 少雲！

朱（得意的奸笑）哈哈哈哈哈！

（海倫倒在沙發上哭去了）

朱（拍着氣憤的王少雲）少爺了不得，有志氣，有聰明！有勇氣，算有雷霆不測之威，將來一定要辦大事，你剛才同楊海清他們談什麼呢？

王你怎麼曉得是楊海清？

朱南華日報的楊海清，這聲音還聽不出嗎？你找他幹嗎？你該找我吓。

王你嗎？

朱別的辦法沒有，對付揭發份子的辦法倒有有幾個。

王（移近一步）那麼讓我領教領教。

朱我這人是頂痛快的，有什麼主意恨不得馬上全告訴人家，不過（有難色）過去我幫你的忙已經不少。剛才還同海倫談過我們報館裏最近還……。

王過去的事別談他吧，祇要敝公司的業務能够順利的發展。

朱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停止這些所謂愛國份子的搗亂。這容易得很，我有一個法子包管可以把他們一網打盡。

王一網打盡？

朱 這辦法很毒辣，可是很簡單。到差館裏去告這些所謂「愛國份子」，說他們鼓動工潮。

王（望著他）鼓動工潮？

朱 對啦。香港政府對於各種政治活動一視同仁，可是最忌刻的一件事就是鼓動工潮。噯，是鼓動工潮。祇要他們這個罪名可以成立，少給你的困難不是完全沒有了？

王 可是怎麼我能平白地告他們鼓動工潮呢？

朱 你想想他們這些搗亂份子露的是些什麼人？不錯，是些碼頭上和船上的工人！祇要我們說他們（耳語）……嫌疑不是成立了嗎？

王 唔唔，不錯。辦法好是好，就是太毒了。

朱 這就叫「無毒不丈夫」。（起立取帽）好，再見吧。

王（伸手）等一等。我也要出去。我們一塊兒走吧。

朱 好。我借你的車子去看一個朋友。

（海倫哭著一本捐薄也落在地下）

王（拾起捐薄看了一下）唔，爲着慰勞「反侵略將士募捐」。（笑了笑）這工作倒不壞呀。（俯身湊在）海倫別難過吧。我剛才的話是一時之氣。你那募捐運動很有意義，可以

謾人家相信我們也是支持反侵略運動的，我也可以大大的捐一筆數目，那麼一來，說不定那些「愛國份子」就不搗亂咱們了。你說是嗎？這是兩千的支票。

王 阿華！

阿 先生。

王 要是再有什麼人來你瞞住我你就別想活。

阿 是，先生，（朱王兩人出門。）

阿 （撫着痛哭的海倫）小姐，你怎麼把那名片丟開姓朱的那鬼東西呢？

馮 他起先說得挺好的。

阿 這些人是專靠着張嘴吃飯的，小姐，你以後真得提防啊。

馮 「以後」？阿華你以為我以後的日子還可以過下去嗎？

阿 （收拾桌上的酒瓶之類）沒有法子啊。

馮 給我！（伸手取了一瓶剛開的酒舉杯狂飲）

阿 小姐？（門鈴響阿華急出開門）

（陳鐵芳匆匆走進）

（海倫掛淚起迎）

陳 怎麼啦，不舒服？

馮 （苦笑搖頭）……

陳 （從桌上收過捐簿看了一下）怎麼她們沒有來？

馮 來過了。

陳 不肯捐錢！

馮 有的肯有的不肯，不過我沒有向他們捐。

陳 那沒有關係。（見酒瓶）怎麼，馮小姐喝酒嗎？

阿 真的陳小姐你勸一勸吧，小姐常常喝酒人家害怕。

陳 （溫聲的同情）馮小姐還要傷身體的，剛才碰了一位高先生還談起來你著，我才知道，廣州淪陷的時候，你老太太是遇難的。那麼你就更應該保重身體替你老太太出口氣才對啊。

馮 我們女人能替祖宗出氣嗎？

陳 怎麼不能？

馮 我看不見的，陳小姐（斟酒勸陳）你也來一杯吧。

陳 我不大喝酒。

馮 那麼抽一根香煙吧！

陳 我頂多只能抽一口，有時頭痛常常容易忘記情才抽。

馮 陳小姐，我們有一點很不同的地方。

陳 什麼不同呢？

馮 你總是教人家記起以前的事。我就是拚命想忘記以前：不，我簡直想拚命忘記一分鐘以前的事。

陳 那著是什麼樣的事吓，該忘的事自然是忘記的好，該記得的事無論怎麼樣總得時常記在心裏。有的事不僅我自己一個人要時常記在心裏，還要讓每一個人都記在心里。

馮 什麼事該忘記的呢？

陳 像我們戰友之間的小間隙之類是應該忘記的。

馮 什麼又是該記着的呢？

陳 像我們民族國家的恥辱，父母的冤仇是無論如何不能一時半刻忘記的，就是要忘記也忘

得了嗎？我們應該用血還血。

馮 那麼一來我們這樣的日子過得下去嗎？

陳 假使覺得過不下去我們就會下決心就會努力了。你說對嗎？

馮 （爆烈的拉着儲芳的手）陳小姐你救救我！

陳 （撫着她的手）噯呀，你這麼冷，一定是有病。讓我給你找一個好醫生吧。

馮 不，我沒病，你，你，你救救我的靈魂！（哭倒在儲芳懷中）

陳 哦？（望着徬立的阿華。）

——幕——

第三幕

太平洋通訊社的編輯室，後壁靠右有門通樓下，右壁有窗子見街道，左手一門通編輯室，室內有書桌二張，桌上堆些書報稿件筆墨之類。

蕭建安很興奮地伏案工作着。

白蓉很淡雅的外出裝束，輕盈地從編輯室走出來在蕭安桌邊，溫存地撫一肩。

白 歇會兒，同我出去一下好不好？

蕭 （從文件中含笑抬頭。）到那兒去？

白 葉太太約我皇後電影院去看電影，說這片子蠻好。其實我在上海好像看過的。

蕭 你一個人去吧。

白 我要你陪我去。

蕭 今天不行，實在太忙了，而且問題很多，我還得等志雲的報告。

白 好吧，我先去，你回頭來接我。

蕭 好。

白 我去了。（輕輕吻他，翻然出門。）

蕭（目送她出去，依然從事工作。）

（吳美成從總編輯室出來，看了這戀愛場景，笑了抽了口煙。）

吳 毓芳這劑藥很見効，想不到她還是個很好的醫生。

蕭 什麼藥？

吳（笑）雲南白藥。

蕭 白藥？誰負傷了？

吳 你不是死練活氣的像負了傷的鳥兒嗎？毓芳說祇要把蜜斯白請來，保管建安的工作能率要加十倍，果然一點沒有說錯。

蕭 得了吧，老兄。

（電話鈴響。）

蕭（拿起聽筒）是的，是的，是太平洋通訊社，你找誰說話？——陳小姐——她不在家，

——你是誰？——哦，哦。——我哪？我是蕭建安。你有什麼事嗎？——唔。唔。——

可不可以告訴我，等她回來了，再給你轉達呢？——怎末來不及？——唔，好的你來吧

。她也許一會兒就回的，再見。再見。

吳 女人聲音，蠻漂亮的廣東國語。誰？

蕭 你猜猜。

吳 米米，露西？

蕭 不。

吳 那麼誰，別賣關子了，蜜斯白來了，你難道要再來一次「電話戀愛」嗎？

蕭 還有誰？頂頂大名的海倫馮！

吳 怎麼海倫馮到我們這兒來嗎？這對我們真不失為緊張刺激的消息。

蕭 他說她有要緊的事要告訴蜜斯陳，我讓她告訴我轉達她，她說她電話裏不好說。她一會自己來看蜜斯陳，要她在家等一等。

吳 什麼事啊，這麼緊急。

蕭 許是「三缺一」吧。哈哈。

吳 你知道毓芳是不玩牌的。

蕭 那麼看電影？看電影有什麼不好說的？她的語調很着急，說同我們有點關係。

吳 那是什麼事呀？（想了一想）他同王少雲有關係，那自然很可能同我們有關係咯。

蕭管他呢。回頭就曉得的，（電話鈴又響。）

（蕭吳爭接。）

蕭好，讓給你吧，以後桃色電話都歸你接。

吳（接話）唔，唔。是的，太平洋通訊社你那兒？——華民？（按住）他媽的，輪到我就是華民政務司。（再聽）你是那一位？哦，區師爺。我嗎，我吳美成——你找誰說話，——找蕭建安？（按住）老蕭，找你的。還是你出馬吧。

蕭（接聽筒）哦，區師爺嗎？我蕭建安——你，你好，哦，你有事找我談？——好極了，——當然可以。請就來好了，我今天晚上有點稿子要整理，不出去，——好，我準在這裏恭候，（放下聽筒對美成）華民司的區翻譯說馬上要到這裏來，不知道什麼事情。

蕭這幾天我們發了一點關於走私的消息。

吳許是爲的這個，也許——啊，毓芳回來了，還有一位小姐跟她一塊兒。

（工友阿榮關門毓芳和梁瑞等走入——阿榮——乃榮（把門關上。自己留在外面。）

陳（對瑞華）讓我來替你們介紹，這位是蕭建安蕭先生，本社的編輯，那位吳先生剛從重慶來不久，也是寫文章的，也和我們在一起。（瑞華像小學生似的，對各人鞠了一躬

。

陳（挺着瑞華）這位梁瑞華小姐上次不是我介紹過她的新詩嗎？昨天那篇關於奸商們私運鴉片的稿子，也是她的大作，志氣是最賞識她的。

蕭我剛才現在看梁小姐的稿子呢。寫的好得很，不像個剛學寫文章的。

陳瑞華是生長在香港的，她的哥哥阿盛在一個法國船上工作，鴉片就是裝在那個船上，所以那篇稿子裏所報告的事實，都是非常正確，非常具體的。

蕭是的，非常有力的一個暴發。

陳因為她對新聞工作很有興趣，所以我特地領她到社裏來，和大家見面，也許瑞華以後還可以供給一些材料，請你們多多的鼓勵她。她的詩不也寫得很不壞嗎？

蕭很有感佩。

蕭（讀遞地）不成話的，請各位先生多多指教。

陳你請坐。

蕭那篇稿子也寫得清楚，誠懇，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用的。

瑞是嗎？

蕭 而且我相信稿子的好壞不在文詞是否漂亮，而在感情的是否直摯。這一次對奸商們來了一個暴露，對社會上影響一定很大的。

陳 稿子還沒有發出去？

蕭 還沒有。我們仔細考慮過。第一所報出的事實還不够完備。第二英國雖然不高聲有人侮辱鴿砂賣給日本人，可是到底還和日本維持着正常的外交關係。所以檢查處能不能夠放過這條新聞，報館主筆肯不肯發表都還有問題。

瑞 這是香港大家都感覺到的苦悶，（問）英國人到今天還不敢得罪日本人嗎？

蕭 你得知道，英國是一個很保守的國家，我們要耐煩，繼續努力，一切事情都是這樣，陳小姐最明白這個道理，她一定有許多話告訴你的。

吳 （披上衣服。）我還想到那條法國船上去做一次實地考察。

蕭 好吧。（阿榮開門入）

蕭 買師爺來了。

吳 我走了，我用不着見他，我從後面太平樓梯去吧，回頭見。（即出左門去。）

陳 區師爺？那麼我們在這裏，你們說話也不大方便的——瑞華，我們到裏邊去。

蕭 哦，剛才潘倫馮打電話來說有要緊的事要親口告訴你。她一會兒就來了。要你等她一等。

陳 是嗎？我不出去。

（拉瑞華到總編輯室裏去。）

蕭 （對阿榮）請區師爺進來。（阿榮開了門出去）。

蕭 （把桌上文稿稍微加以整理。）

（區懷入）。

蕭 區先生請坐，請坐。

區 還一陣復忙罷！

蕭 還好，通訊社的事情，每天總是差不多的，除非發生了什麼特別事故——（敬煙）請吃煙。

區 （轉腰）好好，不敢，不敢。——（把煙吸着慢慢地）我今天看望蕭先生，有一件事要請教。

蕭 不敢，不敢。

區 最近我們差偵聽到一點風聲，據說偷運走私關得很厲害，尤其是廢鐵和鎢砂的走私。

蕭 是的。

區 因為這些是軍需原料，是政府早就禁止出口的，所以任何走私我們都希望知道這方面的消息。

蕭 當然，當然！

區 今天下午我們收到消息說，貴通訊社發現了一些具體事實，準備發稿。我特為來請蕭先生把那一篇稿子先給我看，還請告訴我稿子是那一位寫的，消息是從那裏來的？以便我們澈底調查。

蕭 好極了，政府方面需要的地方，我們當然要效勞的，不錯，這幾天我們是發現了王少璽私運鎢砂出口的一些事實，可以目前我們還不算就發稿子。

區 不打算發稿子嗎？

蕭 不打算發稿，因為材料還不够充分。

區 不够充分？

蕭 我們現在只知道一部份的事實，我們知道明天開的法國船上要運出一批鎢砂，經手這鎢

砂的是王少雲。但是什麼時間上船，由那一家商行轉手，還沒有知道。

區（晃頭）是的。

蕭 同時這消息也不只是一個來源，我們有位同事，他知道得比我清楚，我想，要是真的，將來政府方面要澈查的時候，我們那位同事一定願意到庭報告他所知道的事實的。

區 到必要的時候，法庭恐怕是要找這位先生去做一個見證。可是在目前呢？我得替差館做點準備工作，因為我和蕭先生一向很相熟，所以才來請蕭先生指教。

蕭 不敢，不敢。

區 我們特別要知道的，是關於王少雲的一點，你先生知道，香港政府對於正當商人名譽和安全，有保護的責任，要是接觸到他，我希望蕭先生特別留意一下，他在本港很有一點名氣，所以要是再有這一類的事，最好請你先想法通知我，我要是收到了什麼消息，也通知你們，我們彼此交換一下情報，怎麼樣？

蕭 當然，我們要特別仔細，在這兒我們可以向區先生担保，我們對事不對人。對王先生個人，決沒有成見，我們惟一的目的，是在打擊對英國政府不利的奸商。

區（奸笑）那很好，很好。那要再見，再見。

蕭好，多謝區先生的好意。

（一路送他出去。）

區不送，不送。

蕭區師爺難得來問。（建安送他下樓去。）

（鐵芳開門出來，到窗戶口，瑞華也跟着出來。）

（建安重入）

（阿梁入）

榮蕭先生，有一封電報：

蕭（打了圖章，將收據交梁——梁出——折看，忽然驚叫）什麼，「第一地方法院庭長」

……」（再看）上海來的鐵芳的父親……。

陳什麼電報，那里來的？

蕭哦，（忙塞入袋內）沒，沒有關係的。

陳他這次來是什麼目的？

蕭我想大概是幫王少雲的忙吧，「得人錢財與人消災」，不過她也是老衙門，還不太熟悉

（張志雲匆匆走入）

張 我剛才回來過。看見區師爺在這裏，我在外頭轉了一個圈子。等他走了回來——事情慢慢的有了新的發展了。

蕭 什麼新的發展？

張 蛇王何他們現在知道船上裝的鴉片已經給人弄走了。現在他們非常生氣，找出許多打手來，大概要用武力來對付我們。

蕭 在香港這個地方，我看他們還是不敢的。

張 不過既然有了這樣的風聲，我們就不可不防備一下。這種事在電話裏不便說，所以，我親自回來告訴你們，回頭我還要到那兒去的。建安你這篇太平洋戰爭的預測快點寫嗎。

蕭 寫了一半，可是太鬧了，實在沒辦法寫。

張 社長不在，你到裏面去寫吧。

蕭 （拿起稿子，轉身望著毓芳，欲言又止——有用意地對志雲。）你出去的時候關照我一下，我還有話同你說。（他進去了。）

陳（開始剪報和整理資料的工作。）

張 我很快就要離開香港。

瑞（吃驚）真的你就要離開香港？

張 唔，真的。（點頭。）

瑞 爲什麼？

張（微微的一笑）那邊不明白嗎？自從廣州失守以後，我在香港出住了三年了，最近朋友們約我回到內地去工作。

瑞（反感的）你是說在香港工作沒有意思？

張 不，要是這一次的錫砂事件暴露出來……

瑞（決然）可是祇要英國政府能 and 全世界的民主國家並肩作戰，我們的努力一定會被認識的，我們不應該照你說的和香港的惡勢力奮鬥到底嗎？

張（笑）一定會被認識的，可是事情不這麼簡單，約翰生走路是著名的慢吞吞的，別說香港這樣殖民地的政府了，就在英國本國爲着爭取較開明的政策，英國國會還得做不斷的鬥爭呢。

瑞 可能是假使英國再這樣縱容日本，將來就走後路，不是太遲了麼？

張 沒有法子呀，英國的事和中國一樣，一切只能慢慢來，我們要一個人的轉變，常常得花很大的工夫何況一個國家呢，我們這時要是硬幹到底，當地政府不明白我們的企圖，再加上人們的挑撥，不僅我們要遭受到壓迫，說不定還對全港的愛國份子做全面的打擊，那這很不合算了，你說是不是呢？（溫情地把手按在瑞華肩上無言。）

瑞 （仰止不住情感）張先生，我不願你走，要是——一定要走，我跟你去！（嘆起了嘴。）
張 （吃驚但鎮定地笑了笑）別孩子氣，這兒有你的工作，有你年老的爸爸，你得代替我們走的人……

瑞 （低頭悄悄地似怨似怨）你走了這兒連一個可以談談的人也沒有了。

張 （離開瑞華）你愈長愈孩子氣了，人多着呢，陳小姐不是你的老師嗎？

陳 （笑着起身）對不起，老師也走了。

（她拾了桌上的文件，打算入內室去，志雲發覺了她，有點窘。）

張 （對毓芳。）喔，想起來了，我得到幾家報館走一走，昨天送的那條稿子，最好能够同時登出來，（對瑞華）你們談吧，回頭見！（下）

瑞（很傷感的）怎麼，陳小姐你也要走？

陳（握了瑞華的手）唔，也要走。

瑞和張先生一道？

陳不一定。

瑞（少女的感傷）你們那走了，什麼時候會再見？

陳咱們在抗戰的前線總會再見的。你沒有聽得他們常唱的嗎？

（阿榮走上，近毓芳。海倫馮隨後入。）

榮一位馮小姐來看你。

陳請進。（急起迎海倫）啊！馮小姐。這位梁瑞華小姐，這位是馮海倫小姐。——快請坐。

（阿梁出。）

馮剛才打電話的時候，你不在家？

陳我出去了，回來聽說，我就一直在這兒恭候着哩。

馮這兒我不大來，又沒有坐車子，問了半天才問到。

陳 聽說你有要緊的事告訴我。

馮 就是那天告訴你的事，不過現在更緊迫了，他們——（耳語）……

陳 （連連點頭）唔唔，我們這兒也聽得說了，謝謝你的關心，我們當然得小心提防。

馮 還有（又耳語）……

馮 （海倫起身）好哪就是這麼個情形，你請他們大家小心點得了。其實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

陳 我回頭對他們說。

馮 我就走了。我恐怕他們知道我上道兒來了不大好。（正欲走。）

（阿榮入。）

榮 林先生來了。

（毓芳去開門，林謙滿頭是汗地進來，望了望毓芳，面現悽愴之色。阿榮出。）

陳 （殷勤地）對不起，林先生請坐。這一位是馮海倫小姐，你認識的。這位是一個中學生，一個非常敬佩林先生的，梁瑞華小姐。——（倒茶）

哦梁姑娘，（望了望四角）建安先生不在嗎？

陳（奉茶）建安在裏面，我去請他。

林（似手止住他）不，不忙，陳小姐。

陳唔。

林（仔細地望著她）我……（欲言又止。）

陳林伯伯，有什麼事？

林（打定了主意。）看模樣，陳小姐還沒有知道。（一頓）我方才得了上海朋友打來的急

電。（文中止。）

陳（漸感異樣。）什麼電報——

林（呼了口氣）陳小姐，你鎮定一點。我不知道怎麼說才好。你，你，老太爺今天早上在

法院門口給汪派的匪徒給害死了。

陳（驚呼）什麼——什麼，我爸爸給汪派漢奸——（瘋狂地望著他。）

林（撫慰著她）這對你當然是一種無比的打擊，可是在你老太爺也可以說是「求仁得仁」

了。

（號啕哇的一聲，伏在桌前哭，建安聞聲而出。）

蕭 林先生，這是真的？——

林（點頭）中央社也有了專電了，這真是一個不可補償的大損失。

蕭 剛才我也得到了電報了。（將電報執上）我，剛才很躊躇，不敢就給毓芳看。

林 詳細的情形現在還不知道，不過事情是明白的，爲了陳老先生始終守正不阿，從嚴的懲辦了幾個汗派的匪黨。

蕭（切齒）這些民族的叛徒應該萬死！

林（慘痛而壯嚴的口吻）陳小姐，你別太傷心，你要知道這是戰爭，這是打仗，中國每一個人都在打仗，中國每一個地方都在打仗，爲了爭取做一個中國人的權利，在這一個戰爭中我們獲得不少的勝利，可是我們的將士也不能不有犧牲，這本來是很平常的道理，用不着驚怪的，可是，我們到底是人呀，我們的至親骨肉在戰場上倒下了，要說我們做朋友的，特別是做他子女的可以無動於中，那倒是不近人情的，不應該的事！天下做兒女的心，都是一樣。

（衆人低頭無語）。

林 可是我們却應當記得，我們最要緊的是爭取抗戰的勝利，直到我們獲得決定的勝利爲止。

，我們還得繼續的鬥爭，繼續的犧牲，馮小姐、梁小姐、建安先生，你們都是毓芳的朋友，或是毓芳的戰友，你們得好好的安慰他，幫助她，使得她更堅強，更有勇氣，不愧爲她父親的女兒。

（毓芳聽了哭得更慘痛。）

蕭（感動）是呵，林先生。

林（看了毓芳一會）好，毓芳你應該明白我的意思，不要過哀，我走了。

陳（用力忍住哭泣起來）林伯伯，謝謝你，謝謝你，對我爸爸哀悼，謝謝你給我的鼓勵。

（林慈憫地看着他，微微點頭，再看羣人，無語走出）

（毓芳掙扎着送他，海倫緊緊抱住她的手，扶着她轉來坐下毓芳又痛苦起來。）

馮 陳小姐，你知道我自己是一個可憐的長期在迷漫中的靈魂，我能有什麼話勸你呢？祇記得提到我母親的時候，你勸我替我母親爭這一口氣，你說別的事可以忘記，只有國家的恥辱，父母親的冤仇，不可忘記，聽了你的話，我的靈魂算漸漸地醒覺起來了，於今你自己又臨到這樣的大事，你是個有性情的人，你一定比什麼人都悲痛，你是個把大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的人，你也一定更有把握決不會讓你的眼淚淹沒了你自己的！他們把你

令尊害得那麼慘。我還是用你從前勸我的話，今天來勸你。我們不用血還血，難道還用眼淚還眼嗎？

陳（哭着。）海倫，你的話是對的。

瑞（也緊扶着毓芳。）陳小姐，你是我先生。

陳（捉其手。）好妹妹。（她又哭倒了。）

（忽聞外面汽車喇叭聲。）

馮（急起。）陳小姐，你好好的保重，我得走了。

陳（含淚點頭伸手與握。）

（海倫與毓芳握手，又囑咐了幾句，對瑞華建安各拉手爲證，匆匆先出。）

瑞陳小姐，我也走了，（也緊握着毓芳。）陳小姐，你是我的先生，你得做我的榜樣。

陳（拉住她、小妹妹，你不能走。）靜默了一回，突然起立——逐漸復理智——轉身打電

話。（喂，喂你是中國旅行社嗎？幾時有開上海的船？是的，開上海的船——什麼，這個星期沒有——最早要到五天以後，下星期二？

（慢慢放下電話，想了一想）我先打一個電報給我在上海的哥哥。（坐下寫電稿。）

（忽聞樓梯上有很重的腳步聲。）

（聽得美成在喊：「阿梁，快來，快來！幫着扶一把，揸扶他上去。」——

又聽阿梁說：「唉呀！怎麼了，怎麼了，他怎麼了。」——三四個人上樓的聲音。）

（建安忙將門打開。）

——不久美成與阿梁扶一青年入內，有手巾包頭。）

美 趕快！拖一把椅子過來，放他坐下再說。

蕭 誰？誰？什麼事呀？

吳 （除去那人頭上手巾，滿臉都是鮮血。）他給人家打傷了。

瑞 （定睛一看，叫着撲過去。）阿！哥哥，阿盛哥，你怎麼啦？

吳 （緊張的對阿梁）你快到樓梯上站着，無論什麼陌生人不要讓他上來，無論什麼人，曉

得嗎？

榮 曉得。（只顧看着阿盛。）

吳 大概還不大要緊，只是外傷。（對毓芳瑞華說。）你們想法子替他包一包。

（毓芳忙入裏室。）

吳（對阿榮）你快去，守住樓梯口，不要讓人上來，要是情形不對，你就喊叫，讓我們大家聽見。

榮 就是。（立刻開門出去）

瑞（蹲在阿盛的身旁。）大哥，大哥，你怎麼樣了，什麼人打你的。

盛（有氣無力地。）不知道，他們把我的頭打破了，流了好些血。

瑞（仔細看，哭聲）這些沒有人性的傢伙。

陳（急端了一個臉盆來。）血出得多，也許不大要緊的，先替他洗一洗。

（二個人開始為阿盛洗頭。）

（對趙安）我和他剛從輪船上下來，走了不多一段路，那隻輪船還看的見呢？我正在問他一些日本人在安南的情形，忽然我覺得好像有人在注意我們。

蕭 注意你們？

吳 有人三五成羣的，在我們前前後後打轉，我曉得情形不好，我就叫阿盛看，他起先還不以爲意，他說香港地方打人的事是不常有的，可是我越看越覺得這些人形跡可疑，我就拉着他趕緊轉過，奔向這裏來。

道是的。

吳可是轉了個身，走到幾步，不知從那裏飛出一塊磚頭來，剛好打在阿盛的頭上。

瑞呵！

吳阿盛給打着了。我們正在四面的找，那知道接連着又打來七八塊磚頭，阿盛已滿臉是血，我就趕快拉着他跑，一口氣跑到這裏。

他們一共有多少人？

吳那可不知道，好像是有好幾羣。

蕭穿些什麼衣服？

吳有些穿着短衣服，有些穿着西裝，夜晚間也看不大清，我本不想打算——

（門外吵鬧之聲忽起——人聲）阿榮說：「不行，不行，你們不能進去。」——有人說：

「我們是來找一個人的。」——阿榮說：「什麼人，姓什麼的？」——有人說：「姓梁

。」——阿榮說：「太平洋道亂，沒有姓梁的人。」——有人說：「我們還找一個姓張的。

（——）阿榮說：「姓張的，姓什麼？」——有人說：「姓張志雲。」——阿榮說：「張志雲有，可是此刻不在家。」——有人說：「他到那裏去了？」……）

吳（對穠芳）你們趕緊把他扶到裏面去，他們來了。

（穠芳瑞華將阿盛扶入內室，臉盆也端去。）

蕭（對美成）我看你也避一避吧！

吳對了，他們看見我和阿盛在一起走，也許認識我的（他也躲入內室，把門關上。）

（只聽得門外有六七個人擡上樓來，——阿榮大喊：「不行，不行，你們不能進去。」

——有人嚷：「不能進去？你講理不講理？」——阿榮喊：「你們推什麼？」——有人

嚷：「不要管他，我們擠進去好了。」）

蕭（瘋狂的在撥電話號碼。）喂！喂，你們是差館嗎？——我要差館，差館——呵！錯了

？（荒忙再撥）（這時候楊海清已經帶着兩個打手衝進來——蛇王何拖着阿榮進來——

打手甲一把便將電話線拉斷。）

打手甲好了，不要打電話了，有事情明天再打。

蕭（一看他們早知來意，偏挺身而出。）你們是幹什麼的？

打手甲幹什麼的，別裝孩子，你自己還不明白嗎？

蕭我們這裏是在香港政府註冊過的通訊社，規規矩矩的新聞機關。你們敢擅自侵入，拉斷

我們的電話線！

楊（命令他帶來的人。）手腳輕一點，用不着撞他們的東西。

蕭 我和你們素無來往，就算我們有什麼開罪你們的地方，香港有警館，有公堂，你們告我得了。夜深深的來這麼許多人，也沒有一個穿號衣的，到底是什麼意思？（轉身奪門向外去。）

打手甲（一把拉住）你呆着吧，先生！（建安尚在掙扎。）

打手乙（過來幫助甲將建安按在椅下）你請坐下吧！

蕭（張大兩目瞪着他）爲什麼，你們安排怎麼樣？

蛇 先生，你用不着擾在這裏頭呀，我們不是來找你的，我們是來找阿梁的兒子阿盛的。

楊 剛才我們的人親眼看見他跑到你這裏來，（對打手甲）是不是？

打手甲 是的。

蕭 我們也不知道什麼阿盛，你們也沒有權利來搜查我們。

楊（過去給阿梁一個嘴巴）你講話呀，丟那媽！

蛇 阿梁，你過來——

打手甲（動手）你過去呀！

梁 我說什麼？

楊 你別裝蒜！

梁 我是個六十多歲的人了，在香港也住了四十多年，一向安份守己，我做我的茶房，從來沒有鬧過亂子，我知道什麼餓死，餓死這東西，我見都沒有見過，我不知道我的兒子是不是知道這事，也不曉得他在那裏，我有什麼好說的呢。

楊 阿梁，你放明白點，你也是個老香港，你該知道我是個什麼人。

梁 是，我認識你。

楊 認識就好了，我們要對付一個人，沒有對付不了的，你曉得不曉得？

梁 我……

楊（奸笑一聲）可是我們並不一定要對付你，只要你自己識相的話，你仔細想想，你在香港多年了，年紀也大了，有了一個家，有兒有女，還難道願意有一天要鬧得家敗人亡，在香港站不住腳，打着鋪蓋回海南島去。

梁 我當然不願意。

楊 不願意這樣就把你的兒子叫出來，叫他老實告訴我們，到底把那船上的五公噸鎊砂弄到那裏去了。

（阿梁慢慢的抬起頭來望着他。）

梁 （看了他半晌搖搖頭。）我怎麼知道我兒子的事情？

楊 你——（忽然大怒）你他媽的嘴巴倒關得緊，（用力一掌）你太兇了。

打手甲 （抓住梁的胸口用力搖晃）你這狗蛋，你說呀，你說呀，你還想多吃點苦頭嗎？

（此時忽聽阿盛在裏邊屋裏高聲嚷，讓我出去，讓我出去，幹嗎拉住我。）門忽開，阿

盛衝出。）

盛 放開，放開，放開我爸爸！

（衆人倒爲一呆。）

（毓芳，瑞華，美成，隨出。）

打手甲 這就是阿盛！

楊 果然藏在這裏！

怪 你們要挾我怎麼樣，來吧！

蛇（看一眼楊，對阿盛。）好孩子，有種，可是我們不打算把你怎麼樣，只打算和你客客氣氣的談談。

楊（好笑）對了，客客氣氣的談談！

蛇（裝出笑臉）請坐，請坐。（對打手甲）你搬過一張凳子來。

打手甲 就是。（真的搬過一張凳子。）

蛇（對盛）你請坐下，（看側包着頭僧皮地）怎麼啦，在馬路上栽了筋頭了？

（阿盛老實不客氣的坐下）

蛇 我們不說廢話了，你可曉得那法國船上藏的一批鎗砂？

盛（瞪了瞪眼）曉得的。

蛇 藏在什麼地方？

盛 第三艙，作爲許多件石膏。

蛇 誰告訴你的？

盛 船上的水，水手呀！碼頭上的工人呀！因爲有幾包散了，大家都看見的。

蛇 你告訴過別人沒有？

盛 告訴過的。

蛇 你告訴過誰？

盛 總也是船上的人，我也記不清楚了。

蛇 （兇狠的）你爲什麼告訴別人？

盛 （也大聲）他們爲什麼告訴我呢？這不是船上的新聞，大家都隨便拿來講的。

蛇 你知道鎊砂是很值錢的東西嗎，這大炮造板器非用鎊砂不可的嗎？

盛 我知道點，因此大家把件事講得很起勁。

蛇 你知道船上這批鎊砂現在都不見了嗎？

盛 聽得人家這麼說過。

蛇 誰？

盛 船上的人。

蛇 （有用地）現在這批鎊砂的主人願意出一大筆賞金把鎊砂找回來。

盛 一大筆賞金？

蛇 對哪！很大一大筆賞金，而且其他的事一概不追究。

盛 唔，找到這批鎔砂的人可發財了。

蛇 你也幫着我們找？

盛 我嗎？我不行。

蛇 你不行？

盛 我不知道鎔砂藏在那兒。

蛇 你不知道？

盛 我不知道！

蛇 唔，你敢這樣「三問三不知」。

盛 你問了我半天了，我也想問你兩句成嗎？

蛇 你問吧！

盛 這些鎔砂裝到上海，是賣給誰的，是不是賣給日本人的？

蛇 （有點窘）這我不知道！

盛 把鎔砂運到了上海是不是遲早會落到我們敵人的手裏去？

蛇 那我也不知道。

盛 不知道那是一定的，我們都是中國人，你意願讓敵人把鴉片拿去做放大炮來打死我們中國人嗎？

蛇 還是另外一件事，與這毫無關係。

盛 鴉片好北刀，刃能殺人的，你能說刀和殺人毫無關係嗎？

楊（詞窘）我們不同你講這些道理。

盛 我就知道你們不敢講道理。

楊 我知道你曉得這些鴉片的下落，一定是你們偷去了，他知道這定賊，這是強盜！

盛 哼，你知道誰是真的賊，真正的強盜。

楊 阿梁，你是不是讓你兒子做賊，做強盜？

梁 我兒子年歲不小了。他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不對。

楊（威嚇的）你們這樣強嘴！你別把我們惹得太急了。到此刻為止。我們還是和你們客客氣氣的。可是發急了的話，我們還是會……不客氣的。

瑞 你們還要把我們怎麼？

楊 明明白白的、你們不讓這些鴉片運到上海去，你們煽動船上的茶房水手，船頭上的工人

，把鎗砂衝走。不管你們是什麼用意，分明是鼓動工潮。區師部已經報告縣家政府。立刻要叫你們「驅逐出境」。

盛 哼，可惜區師部不是專替你們辦事的，香港政府也不是南京政府。

楊 媽的，你還強嘴。你不過是個小孩子蠻的什麼。誰是你們這次主謀的人？誰在操縱你們。你不要受人家利用。回頭得便宜的是人家，吃苦頭的是你，你快說。（逼阿盛）誰？誰在操縱你們？是不是這個通訊社裏寫文章的人？

（阿盛不語。）

楊 誰？誰操縱你們，誰在幕後面主持這次工潮？

盛 哼，別說我們不知道鎗砂到那裏去了，就是真被我們運走了。也無非不肯讓他資敵，這是每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會幹的事。——

（此時門外樓梯上有人喊：「我要出去」，「別擋我」）

蛇 誰操縱你們

楊 （闔照大家）不要緊。

（打手乙打開右門，有一個人和阿梁扭住一團——打手乙上前把阿梁推開，讓那人進來

。

楊（問進來的人）阿鄭怎麼樣了？

打手丙（即進來的人。）楊先生我剛從船上來，現在調查清楚了。五公噸鎗砂全給他們拋到海里去了。

楊你說什麼？

打手丙都給拋到海里去了。

楊（乾笑不已）好，好極了。

打手丙鎗砂藏在第三船，船主的茶房知道，是他告訴大家的。替他扇扇子，出主意的人是——一個姓張的新聞記者，叫——（摸出一張紙來看）張志雲！

瑞（低低的。）啊！志雲！

蛇（看着楊愁苦地。）五公噸鎗砂，都沉到海底，現在再沒有法子找回來了。

楊（惡狠的逼近阿盛。）你這個小王八蛋，你有本事，你要得我們真好，他媽的，我這還不拔你！（一拳把阿盛打倒地下）

（打手甲也上前動手，美成和建安上前救護，毓芳同瑞華耳語。）

蕭 混賬東西，敢在這兒打人！

楊（殺氣滿面地掏出手槍。）打死這小王八蛋，打死這王八旦的主使人！

（續芳奔上前擋住他。）

陳（威嚴地）住手！我叫你們住手！

（衆人到不覺呆住。）

陳 你們這些「濫仔」！爲了幾個臭錢，替賣國奸商做打手，五六個人來欺負一個無拳無勇的老頭子和一個小孩子。

（諸打手們，不知不覺的用心聽着。）

陳 講到這一次把鎗砂拋到海裏，你們要問主持和操縱的人嗎？告訴你們張志雲是主使人，我也是主使人。我們都是主使人。四萬萬五千萬不願做奴隸的中國人都是主使人。你這無恥的走狗，居然敢拿出槍來要打死這孩子。要打死這孩子的主使人，狗東西，你弄錯了。主持正義的人，從來不怕死。（頓聲）我的父親是不怕死的，我也不怕死的，我們都不怕死的。你敢開槍，你這汪精衛的走狗，你不要打別人，就打我得了，只要你敢！

（楊聽他這樣一說，不覺呆呆的，將手槍放下來。）

王 你現在不打了是不是？汪精衛的狗！你怕英國皇家政府辦你，不敢打了是不是？好，現在我打你！

（拍，拍，接連幾個嘴吧！）

楊 （最初愕然，突然拉住陳。）好，你是主使人，你承認了，跟我來！（正扭結不解時，忽然樓梯口又有許多脚步聲——並聞有人在問：「在那裏，在那裏？」——室內的衆人，不由的轉身看着那一門——門開二華捕奔進。瑞華隨後。）

瑞 阿差來了，你們看！

（兩個華捕之後，隨着來一印捕——衆愕然。）

——幕急下

第

四

幕

皇后碼頭。

開赴澳門的定期船的中甲板

旅客船員往來，左側有兩扶梯通A甲板，右側正中有梯通尾艙，二船員在洗滌甲板旋鋪上長條的地氈。

左側靠艙有長凳和藤椅，旅客已登船者閒坐遠眺或與送行者話別。

靠裏應爲船的右舷，船客歡聲倚靠鐵欄邊與碼頭上送客招呼。

天色向暮落霞海鷗相輝映。

鐵欄之後可望香港遠景，時華燈初上猶有一片昇平氣象。

老詩人林謙爲許多旅客所包圍。

林 (熱誠地，)想不到又看見你們幾位。

張甲 林先生！你也走嗎？

林 不，我來送幾個朋友，他們好像還沒有來。

張乙 誰？

林 就是張雲和續芳。

旅甲（望了望，）對，還沒有看見他們，他們準是這班船走嗎？

林 趕緊替他們訂的艙位。

旅甲 我經過××酒樓的時候，聽得志雲哈哈哈哈哈的笑聲，一定有人替他餞行了。

旅乙 那就沒有錯了，不是說林先生你也要到內地去嗎？

林 有這意思，可是小孩子多了，一時走不動。

旅甲（指林手里拿的，）你那可是今天的報紙！我這幾天忙得報都沒工夫看。

林（剛買的晚報，）遞給他，

旅乙 志雲這兒不是有工作嗎？怎麼走得這麼急呢？

林 中國更加需要工作的人呀！

旅甲（對着報紙的論事，）痛快！痛快！美國這條件提得真痛快！叫日本退出軸心，退出

越南，退出中國，——這話不是美國說不出來，也說不這麼漂亮。

旅乙 你看日本會不會答應呢？

旅甲 不答應有什麼辦法呢！不答應就得打仗呀！邱吉爾已經宣告過，今天美國同日本打仗

不，英國明天必定是與美國並肩作戰「威爾斯親王號」開到新加坡，就是戰爭的信號，日

本勇敢同時和英美兩國作戰嗎？

旅乙 那麼你說日本派來柄到美國去是什麼意思？

旅甲 同美國妥協吓，這次我從上海動身的時候，曾經打電話問過密勒氏評論的鮑威爾，他就說：「這是說明日本對美國重，一來柄的日本實是『苦慮司』，Hesitate我看這簡直是上海話的『苦來兮』」

（大家哈哈大笑，那位老戰士却於高興中帶着一種憂鬱的表情。）

旅乙 林先生你看呢？

林 （照樣慢慢嚥，）我看還不能樂觀。

旅甲 爲什麼呢？

林 你吓吓，參加聯心，解決中國，佔領南洋，不都是敵人一貫的國策嗎？日本若是答應美國的條件，那還成個國家？萬一妥協不下來，敵人一定會挺而走險的，英國提出了那樣最後通牒一樣的條件，想必美國已有對日作戰的決心，可是我們知道美國的戰備是頗有問題的，他的兩洋艦隊也還沒有完成，這對於備戰已久的日本不如是一促誘惑，照樣子看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是不會太遲的。

旅甲（想有點不服，但也不便駁回，）是嗎？

旅乙（轉移話題）這幾天報紙上關於奸商活動的暴露也真是很痛快的事，香港這地方，從黑暗方面看，真是百鬼夜行，居然還有人把大批的軍用品去賣敵。

旅甲 不過，居然有人把賣敵的物資扔到海里去，也算中國的人心不死。

林 中國老百姓是沒有話說的。

旅甲（有所發現。）啊志雲他們來了。

（志雲繞勞動建安等一般朋友簇擁着上來，白蓉搶着要代提志雲的行李。）
白 我來給你替吧！毓小姐。

棟 不，那兒敢勞動你呢？

趙（接過）給我。

陳 謝謝你了。

張（上來有點搖搖。）

趙 噯，志雲不要緊嗎？

陳 要不要吐？吃點八卦丹吧。

張 不要，這算什麼？

族甲 密司特張，我們同船了。

張 （高呼）哦，老高！

族甲 林先生等着你們了。

林 志雲、毓芳！

陳 （幾乎同聲的。）林先生。（熱烈地握手。）

張 你來了很久吧！

族乙 林先生等着你們好一會兒了。

陳 這兒的幾位朋友一定要替我們餞行，因此就攔了真是，你自己來幹什麼呢？真不敢當。

族甲 我們前幾天，聽說陳女士要回上海去。

張 毓芳的令兄已經把喪事辦好了，所以他沒有回上海去的必要。

林 怎麼能不來呢？

蕭 林先生你同到船裏去看看吧。船位倒是蠻好的。

陳 好，大家去坐坐吧。

旅甲 我一會兒來。我還得等一個朋友哩。（他上右側A艙去了。）

（朱劍夫由右側另一扶梯下來。吹着口哨。楊海清從反對方向轉出。）

楊 （鬼鬼祟祟地，）喂，你看見他沒有？

朱 （同樣低聲地，）二等艙都找到了，沒有看見，找過旅客表，也沒有見他的名字。

楊 得了，他還用自己的名字嗎？媽的，莫非他沒有搭這班船？

朱 我也疑心他不會搭這班船的，他要走許會到上海去。

楊 唔，咱們再找找吧，我決不輕易放過這傢伙。

（他們又分途去找了，但旁邊一洗甲板的船員很仔細地在注意他們的言動。）

老侍役阿梁率莊子女提行李水果之類到船上來，經過B甲板時海員A對他們招呼。）

海A 哦，梁們。

梁 （仔細地望了他一眼）嗟呀，你不是小山嗎？好久不見了。

海A 好久沒有來看你了，阿盛，你傷好了嗎？沒有？

盛 沒有大好。

海A 我們的小意恩收到了沒有？

盛 正要向你們道謝呢。

海B (走過) 道謝什麼，回頭我們接援了。你們也照樣救濟我們好哪。

陳 你好好的，怎麼會接援？

海B 這年頭不要你想做一個中國人總不免要接援的。當然我們也可以接那些混賬王八蛋。

海A 甚麼難，你也回內地去？回老家去？

不曉得嗎？老淚淪陷了，回不去。(指瑞華) 這孩子真鬧，要和陳小姐到內地去，因為一來，我捨不得她。二來阿盛傷還沒有好，她走了沒有人招呼他

海B 那麼，你一道去啊。

梁 (寂寞的笑) 我啊，在香港住了這麼些年，這兒毀了我的第二家園，也不願在這時候離開這兒。

海A 那麼你劉來送行的，是不是，他們剛下去，就在那邊三尊。

梁 好，我去看看，回來再談。

(他們下去)

海A (叫他的兒子) 阿盛！

盛（轉來）什麼事，老二？

海A 噫，你回頭告訴張先生和陳小姐叫他們當心點，鬼還多着呢。

盛 你說誰？

海A 我剛才看見打你的那傢伙又在鬼鬼祟祟的找人，不是找他們還找誰？

盛 他媽的，人家離開香港了。還不夠了嗎？我去告訴他們去。（轉出）噫，老二，回頭有

什麼事大家幫幫忙。

海A 沒有問題，我們準備好了。

（阿盛由右側扶梯下，海員AB耳語，海員B上A甲板去。）

（旅客與送行人笑語走過。）

（阿華攜行囊與琴囊匆匆上來，將過A甲板轉身問海員A。）

阿華 噫，借問你，三等船艙在那兒？

海A （指右側）在那邊。

阿華 我要找一位陳小姐，（轉念）你應該曉得吧？

海A 你找那一位陳小姐，是不是太平洋通訊社的？

阿華（喜極）對哪，正是她，怎麼曉得呢！

海A 到B十八號找去。

阿華 謝謝你了。（欲下）

（毓華淑儀正送林謙先生出來。）

陳 （忙走過來拉阿華的手，低聲說。）噫，阿華，你怎麼來了？

阿 我們小姐也來了。

毓 海倫也來了？在那兒？

（馮海倫裝上）

馮 （奔上前抱感激他）啊！密斯陳！

陳 你怎麼勸得我走呢？

馮 我上社裏打聽，美成先生告訴我的，可是，你走怎麼不通知我？

陳 對不起，海倫，一來忙，二來怕你來送我，你想，咱倆誰也捨不得誰，在船上抱着哭起

來，多麼難受啊！

（擁着她）真是你惹癢來送我呢？回頭我們時常通訊得了，我準備一到內地就寫信給你

的。

馮 你寫信到那兒？

陳 噢，寫信到你家裏啊。

馮 那已經不是我的家了。

陳 你新的家在那裏呢？（用小本子）寫給我。

馮 我新的家嗎？在這兒。

陳 這兒！

馮 對哪，我會帶的財產都上丁櫃，傢私，一個錢包，一個小箱子，一張告辭。

陳 怎麼帶上那兒去？

馮 到內地去，回祖國去。

陳 你到內地去？

馮 怎麼你說我不能到內地去嗎？

陳 我說你不能，可是你到內地去幹什麼呢？

馮 你們幹什麼，我也幹什麼，用我的話聲些於國家民族有利的事。

陳（將信將疑地）可是內地苦得多，你是一位香港小姐，能吃得這苦嗎？

馮 你說說我在香港不苦嗎？

陳（點頭）是的，你在香港也苦的。

馮 那不成，既然都是吃苦，在香港和在內地不是一樣嗎？況且我好像害了肺病的人似的，真需要一次轉地療養哩。

陳（疑慮地）你真的願意跟着我們走？你和阿華？

馮 對呀，（指阿華）她也是自願的。（阿華點頭）

陳 可是王先生呢？他能放你走嗎？

馮 你不知道，他的事業完全破產了，他和你們一樣也接了皇家政府的通知限三天之內出境，他——

陳 王先生已經走了嗎？

馮 今天是第三天了，許已走了吧！

陳 他走到那兒去呢？

馮 香港政府沒有限制他的目的地，八成是上海吧。

陳 你一點不知道？

馮 不知道，從那天起就叫阿華拿了我這一點點行李逃出來了。

陳 （以革命者的遇到）真的？

馮 我還騙你嗎，陳小姐。

陳 那你太賤了，可是你至少不覺得有一點窮然了嗎？

馮 我不那麼想，我除非不枉心說明，既然相信世界上有光明，而且已經看到了光明，我還能在那黑暗裏待半時半刻嗎？我不能待。

陳 不過——

馮 （急躁的）陳小姐，我知道你還有點不相信我，也怕我們兩個人會成爲你們的累墜，我們坦白地告訴你吧，我還有點錢，生活上是不會累你的。

陳 不，這是小事。

馮 你聽我說，我既是這麼一個不學無術的人，今後不論是做工作，做學問，都希望你能指導我，可是我到內地去也還另有我私人的目的，我要找一個人。

陳 找一個人，誰？

馮 一位曾經愛過我，不，到現在還愛我的人，同時照他最近的做人看，也是最值得我愛他的人。

陳 誰？我認識嗎？

馮 不知道你認識不認識他，早些日子他還來看過我，我正要找他，後來才知道他到內地工作去了。

陳（喜躍）是嗎，那我也許曉得的。

阿（不能耐）這位先生姓高，叫高耀東，以前是香港大學的學生，曾經和我們小姐同居過，招學堂也給丟了，現在據說是在空軍工作，他英文說得好，替外國航空員做翻譯，現在住在昆明。

馮（拉阿華）瞧，你總是這樣留不下一句話的，什麼都說出來了。

陳（拍拍阿華）還有什麼不能說的，這是美事呵，那好極了，我們回頭給你打聽打聽，他住在那裏？

阿 住在昆明。

陳 昆明的空軍？我有熟朋友，一定很容易知道的，好極了，我們歡迎你一道回內地去，我

們路上可以不寂寞了，我去問問茶房還有艙位沒有？

馮 不必了，艙位我已經定好了。

陳 那麼是頭等艙吧？

馮 二等，現在不比從前了，阿壘說的，真得省幾個錢了。

陳 是嗎，那好極了。我們也是二等，把票子我看看。

（海倫開手袋出船票系統芳。）

陳 真是巧極了，隔我們的艙位不遠，快同我來吧。

（就阿壘攜行李同下左艙。）

（當海倫正要下艙的時候，給碼頭等艙下來的華貴的李太太瞥見，快快叫住。）

李 （用他那最得意的黃色的聲音）海倫，海倫。

（海倫故作不聽見，依然是下艙去。但李太太却不捨。）

李 海倫，海倫，你到那兒去，是我呀。

馮 （不得已回身）啊，我當誰叫我！原來是你。

李 我當叫錯了罷，原來果然是你，你這幾天上那兒去了，怎麼打電話給你，你老不接呢？

馮 對不起，我有點事。

李 你們今天走，怎麼不告訴我？

馮 （知道她是「播音機」）不，我來送行的。

李 送行的，你不走？

馮 對哪，我還不走，李太太你呢？

李 我看香港有點靠不住，陪謝太太他們到澳門去一趟，謝太太聽說澳門的賭有名，也想順便去見識見識呢。

馮 （精神不原）是嗎？（往二樓走）

李 （怪異）你上那兒去呀？

馮 我去送一個朋友。

李 送朋友，怎麼不上頭等到二等艙去幹麼呢？

馮 我這位朋友不在頭等艙。

李 （拉住他）得了吧，海倫，我們老朋友，瞞我幹麼呀。

馮 我什麼事瞞你？

李 你們今天一塊兒走，對不對？

馮（吃驚）同誰一塊兒走？

李 同誰？同王先生呀！

馮 同王先生，他怎麼會坐這個船？

李 得了吧，海倫，你撒慌還沒有畢業呢，王先生坐在頭等艙裏，剛才還同我說過話，怎麼說不會坐這條船呢？

馮（大驚。）是嗎，少雲坐這條船？

李（更爲愕然。）怎麼，少雲坐這條船你不曉得？

馮 我不相信，李太太別騙我。

李 我騙你，天哪！

（王少雲改着西服去髮廊從櫥內出來）（李太太拉着海倫的手趕着叫。）

李（大聲朝A早板）少雲還是怎麼回事，她說她不曉得你坐在這條船！

馮（驚極）李太太。

李 是我騙你，還是你騙我？

（少雲從容下來。）

王 誰？（見是海倫）怎麼她在這兒？

李 啊呀你也裝起蒜了，你還不曉得她在這兒？

王 （無法掩飾複雜的感情。）你來幹什麼？

李 她說她是來送行的。

王 她說她是來送行的？

王 （感動）怎麼，你還來送行，你怎麼曉得我今天坐這船走？

李 噢！你們到是怎麼回事？

王 那你怎麼不上來呢？

馮 ………

李 對哪，我看見她望底下走，我問他送行爲什麼不到頭等艙，却到二等艙去呢？

（此時張志雲見海倫久久不來，從艙底下上來，觀察形勢。）

王 （瞥見張志雲忽有所悟，露出惡魔的笑，惡毒的。）哼，她媽的，你原來你送的是那個

混帳王八蛋！

張（聞之大怒，挺身而出。）你黑醜，誰她混帳王八蛋？

（海員們齊集怒目而視。）

王（見形勢不佳，而憤自搔其髮）我罵我自己，我自己是混帳王八蛋！

張王少雲我們見而不止一次了，我是個男子，你也是個男子，你別裝無賴了。咱們是冤家路窄，今天碰在一塊，大家也不用請人幫忙，要打就打個明白吧！

王打，我到是歡喜打的，可是今天打什麼呢，我們坐上了一條船了。我無論如何鼓不起勇氣，你要打嗎，來吧，算我王少雲倒楣。

張（注視着他不動）——

王你不打，那麼咱們和解了吧。（他伸出手）

張（拒絕了他）——

李怎麼，海倫你送他，他是你的什麼人？

陳（從艙口叫她）海倫！

王海倫我現在無論在人格上在事業上都破了產的人。最不幸的是我知道我的破產。我本想到上海去，我轉念一想，我還剩了一點貨物，因此我坐上了到澳門的船。

馮
.....

陳（很憎惡的）海倫，海倫，別聽他那些了。

王是的，我的話是不值得聽的，可是你接受我一句話，你要做新人，可別再向別的人要一九四二年式的新汽車了。

陳海倫，海倫。

馮
.....

王好，你去吧，那兒有你的光明。

馮（躊躇）

王走吧，你怕沒有人陪我嗎，這兒有李太太呢，哈哈。（狂笑）

（海倫決然轉身下船，李太太跟下。）

（這時楊海清與朱夫同着來了。）

楊王先生，找了你半天原來你來這兒。

朱哦呀，少爺這你就不對了，怎麼要走也不告訴你老朋友一聲呢？

王哦，朱先生，楊先生，（苦笑地）你們也是來送行的嗎？

朱 對哪，一來給少翁送行，二來——

楊 二來向先生領點兒賞。

王 （意外地）領賞？

朱 就是說要叩你一點光。

王 我現在還有什麼光好叩的呢？

朱 那兒的話，那天在你公館裏我也說過，我這幾年幫你的忙不算不大。

王 （苦笑）對哪，大極了，大極了。

朱 爲了錢那件事，我也給少翁出了不少主意。當然我們老朋友難道好要錢，不過你幾次親口答應幫我報館的忙，現在就這樣去了，理也不理我們，那可太對不起朋友了。聽吧，這是我的一張清單，這些日子我幫你跑了多少腿。

王 （看也不看）怎麼你還想問我算賬。

朱 爲什麼不呢，我說照我的辦，皇家政府準可以把他們驅逐出境，現在可不是驅逐出境了嗎？

王 （憤極）他媽的，你說誰。

朱 我說那些搗亂份子吓。

王 搗亂份子，他們倒沒有被驅逐出境，是我被驅逐出境了。你們出的好主意！

楊 可是，我那些弟兄們爲着你們的事出了那麼多力，難道說一個辛苦錢也不給嗎？你是「一走了之」，我們呢？我們走得了嗎？

王 那麼你要怎麼樣呢？

楊 我不要怎麼樣，我只要錢！

王 我現在什麼也沒有了。

楊 那末，把你帶到廣州灣的貨物都給留下來。

朱 對了，都給留下來。

王 那，辦不到。

楊 辦不到，你有這話就行了。

王 丟那媽，莫非王少雲倒駕倒到這樣的東西都對付不了。（打朱的耳光。）

朱 （在口袋內以手槍擊倒王。）

（楊被海A抱着，楊要跑，朱急下。）

王（高叫）強盜！強盜！殺人啦！（旅客甲驚出）

（從A船飛出一槍，楊負傷倒地。海員B，印捕，華捕上。）

華捕（對他們）上岸去，差館裏去！

（把朱劍夫，楊海清，王少雲一起抓下船去了。）

（編辭）

李（急上）那兒有強盜？

旅甲（強盜和奸人，原告和被告，「行巴郎」都給抓去了。）

李（嗟呀！糟了！急向A甲板奔去）

（志雲與瑞華同上。）

瑞（有淚痕）我要跟着你們到內地去，我不高興待在這兒。

張（撫慰她）別小孩子氣了。瑞華。爸爸這麼老了，哥哥負了這麼重的傷，都靠你招扶，

你怎麼能走呢？

瑞（我能招扶他們什麼呀？都是她們招扶我的。）

張（這到是一句良心話，至少你在這兒總比你不在這兒好得多。）

瑞 你那樣不喜歡我去嗎？

張 誰不喜歡你去？你不能去呀。瑞華，耐煩一點，待一待，到了可以走的時候我來接你。

瑞 接我，騙人的話。多寫信來得了。

張 我問毓芳姐一定常寫信給你。

瑞（低聲）我不要你們倆個的。你們高興寫信各人寫各人的好哪。

張 好吧。

（阿梁及其子阿盛上。）

梁 好哪，瑞華，我們走了。

盛（對經過的海員A）老二剛才好像聽得有嚷「捉強盜」？

海員A（微笑）對哪，捉強盜。

（林謙被許多青年擁上。）

林 捉強盜嗎？

旅甲（對哪，林先生早點回去吧。

林 你們住在香港有的久了。你們可知道香港這名字那來的？

大家 不知道。

林 就因爲一百多年前有一位女海盜名叫阿香的，痛恨異族的統治，不肯屈服，竊聚在這島上，屢屢和滿清作對，所以留下了香港這名字，還有一位俠盜叫張保仔的也有民族思想，糾合海上豪杰，深溝高壘，抗拒清兵，現在那兒不還留得有所築的城堡的遺跡嗎？他們在滿清政府看來，雖然就是強盜，其實盜亦有道，不可以同一般的強盜同日而語的。比起今日的鼠竊狗偷之輩，不知高到那裏去了。

張 可是我們都不大曉得。

林 所以民族精神，必需不斷的提倡呀。（竊聲漸近。）

甲 林先生，再見。

林 好，祝你堅苦奮鬥。（與少雲毓芳等一一握手。）

陳 你請上船吧。

（海倫很興奮地上來，林也與她握手。）

林 馮小姐，真想不到你會和他們一道回祖國去工作。這不是容易的事。珍重，珍重。（大家擁擁林下）

林（止志雲等）你們不必下來了。戰事萬一爆發我一定回來。

張，陳，我們青年孩子們都等着你。（深深一禮立在船邊望埠頭上送行時羣不斷揮手招扶。）李太太（抱她的小狗下來對下面招扶，下面有女人叫李太太）啊，露西！你來遲了。我們可走了。海倫也走了。（下面露西叫「海倫」。）

馮啊，露西！對不起我沒來辭行。

露西的聲音：海倫你怎麼不告訴我你太狠心了。

馮（找淚）你早點回來吧，咱們內地見吧。

瑞華的聲音：張先生，饒芳姐！

張饒芳，瑞華！

許多青年男女的聲音——「再會啊」饒芳，「再會啊」志雲，「再會啊」海倫！

陳（對下面揮手）再會吧，諸位朋友。再會吧，香港！她唱着「Goodbye Hong Kong」之歌，海倫接過阿華送來「吉他」伴奏着。船上的旅客，海員，埠頭上送行的青年男女的聲音匯合成下面的熱情之流。直到這五千噸的郵船徐徐開動。

——幕，全完。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 一九四二年五月初版 •

著者 田漢·洪深·夏衍

編輯者 戲劇春秋月刊社

桂林一六〇信箱

發行者 集美書者

桂林八桂路十四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風雨歸舟·四幕話劇
戲劇春秋·叢書之二

每冊實價國幣四元

1—2000

廣西省圖書館藏書

62
604034

4.63
8-70

811 00